

說

庫

中華民國 四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三版

說 庫（全六十冊）

每部定價洋八元

編輯者

吳興王文濡

發行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此書
有著作
翻印
必究

儒林瑣記

清人撰失名

汪泯字魏美浙江錢塘人明季舉人性孤介不輕詣人時號汪冷明亡不應試親友多勸之者乃屬兄弟奉母居郊外泯獨身裹糧往來山谷間或拾棗栗劇黃精食之家人莫知其所數日一歸省母惟與寧都魏禧水朱彝尊友或徒步詣之一人終不知泯居也喜為詩脫藁即焚之人莫能見每行山中自歌其詩歌畢長嘯或痛哭人皆以為狂識者以為逸民。

孫奇逢字啟泰直隸容城人居近夏峰嘗游之世稱夏峰先生前明舉人天啟時東林獄起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坐贓至萬奇逢盡力營救粥產代償不足以置積於門署曰為提學左御史醵金還贖之積助者屬集一日得數千金事未行三人皆拷死奇逢遂還金歸隱潛心理學不復語時事明亡入本朝屢徵不起又有蘇縣彭了凡者亦學道狷介避亂依奇逢居貧不受饋餓死嘯臺傍奇逢葬之表曰餓夫墓王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家居石船山故又號船山明崇禎壬午舉人張獻忠陷衡州質其父招之夫之以刀徧刺肢體昇詣賊請以易父賊哀而釋之桂王開府廣東署為行人因母病乞歸大清兵定湖南夫之道於徭鄉潛守初服彈心獨學九經

諸史多所貫通。感于時事。發為激論。時有偏宕。其精確者。往往超越古人。所著書。凡

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同治初。威毅伯曾國荃為刻於武昌。

按。顧寧人。天下郡國利病書。曾載夫

之宋論。以當時亦有傳本也。衡陽縣志。贊船山。真苦其道。大光十載。照耀百家。汪洋為楚。大儒名久。愈章蒲輪。寂寞蘭佩。菲芳。

徐枋。字昭法。江蘇常州人。崇禎壬午舉人。高介善詩。畫明亡不仕。巡撫湯斌聞其賢。屏驕從訪之。枋託疾不出。斌坐中堂良久。卒不得見。歎息而去。

徐繼恩。字世臣。浙江仁和人。明李貢生。明亡不應試。剃髮令下。改服為僧。能為詩。高淡有逸志。湖上晚歸云。我家北峰裏。雲木何依微。日暮空翠合。飛來沾我衣。松月如有待。水禽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隱發清機。

杜濬。字子皇。湖北黃岡人。明季副榜。家貧工詩。性孤傲。雖同輩不甚相接。友人王岱規之。濬曰。非敢慢人。弟好閑喜睡。得美睡便如游仙。雖司馬遷韓愈比鄰。不暇相訪耳。或問貧狀。濬曰。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為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為奇。客遊江揚間。達官富商。爭邀迎之。濬嘗不屑。客死江寧。不能葬。知府陳鵬年葬之。所著有變雅堂詩文集。濬好詆訶俗人。死後有富人重價購焚其集。幾盡。同鄉某重刻之。乃傳於世。

黃宗義。字太沖。浙江餘姚人。父尊素。天啟時以忤奄黨。與楊連左光斗同死。詔獄。思

宗立宗義首詣京師訟寃袖鐵椎擊奄黨許顯純天啟時主考流血被脛又拔崔應

元鬚歸告父主明亡不仕康熙時詔徵博學宏詞又徵修明史皆以疾辭家居講學

以篤行為歸嘗言為學必先窮經經以濟世必兼讀史然後不為迂儒王守仁後學

兼體用者無如宗義學者得其教授多為名儒弟宗炎字晦木奇崛自喜時稱為鷓

鴣先生著述甚富錮以石圍懸之梁上將死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

後果有索之者子如誠久之不知所在

李容字中孚陝西藍屋人明末諸生家居講心性之學遠近多從之游康熙時薦隱逸

洎博學宏詞皆不就當道必欲致容縣令捧書坐堂前敦促容發狂引刀自刺氣絕

仆地創血淋漓令駭遽歸報乃止容歎曰退藏不密幾致殺身吾學淺矣自是閉門

修業不復延集生徒容父以材官戰死襄城容求骨數年不得乃具衣冠奉遺齒葬

之嘗居士室以誌痛晚用藍屋義自號二曲病夫至今稱二曲先生

顧炎武字寧人又字亭林江蘇崑山人今人皆稱亭林先生本明季諸生明亡不應

試為詩歌情辭激楚若有甚痛不能言者往來南北謁勝國諸陵所過訪山川險塞

農田利病結交其豪傑時或留止耕牧致富累萬旋復棄去人莫測其用意晚乃專

意者書。以繼往開來自任。炎武學極淹博。制行篤實。不輕誹宋儒。惟不喜談心性。嘗曰。經學即禮學。舍經何所謂禮。秀水朱彝尊贈聯云。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

吳偉業。字駿公。一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少擅文學。明崇禎辛未進士。廷試第二。授編修。時年二十三。制辭有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以為不媿。入本朝。官國子監祭酒。偉業為詩。有盛名。嘗賦圓圓曲。有云。太息六軍同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又云。不為君親來故國。卻因女子下雄關。吳三桂病之。貽三

千金。請改其語。偉業不肯。

鈕玉樵。蘇勝有圖。國傳載此事甚詳。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季諸生。父兄皆為貴官。方域負才氣。能文章。折節下士。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同稱四公子。屢應鄉試。不舉。入清朝。中順治辛卯副榜。旋卒。年三十七。方域文章雄邁。能達其識所至。論時事尤多切當。與寧都魏禧。皆以文雄天下。至今稱侯魏云。

尤侗。字悔庵。江蘇長洲人。才華艷逸。朝野皆知其名。世祖幸南海子。嘗一日三問。尤悔庵。每讀其集。輒歎曰。真才子。康熙己未。召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己卯。上南巡。特詔存問。御書松鶴堂三字。賜之。

查慎行字夏重。浙江海寧人。工詩。詩學蘇軾而加謹斂。康熙時官翰林院編修。扈蹕幸南海子。羣臣賦詩。慎行有句云。笠簷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上稱善。須臾內侍傳命。宣煙波釣徒翰林。

王士正字貽上。別號阮亭。山東諸城人。由進士歷官至刑部侍郎。年七歲。誦詩至燕。燕子飛。悽感流涕。尤士祿聞之曰。此子情深。他日必以詩名家。因授以文選唐詩。稍長。益萃力于詩。車行舟次。嘗載圖籍。遇有題詠。詳考其人。文名勝。然後措思。詩成。研鍊再三。然後寫錄。康熙時。士正名滿天下。天下談詩者。以士正為歸。孤寒後生。得士正一言。聲華頓顯。嘗告祭西嶽。過長安。長安人邢孟貞能詩。屏居窮巷。人無知者。士正躬詣訪之。談話良久。明日。長安城中。皆知邢山人能詩。巡撫下。咸致優禮。山人由是以詩聞四方。

汪琬字茗文。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官戶部主事。康熙時。試博學宏詞甲等。授翰林院編修。甫兩月。即告歸。琬性狂簡。好訶責人。與人交。多不能久。後輩亦罕從之。游琬文章。宗歐陽修。而才力不逮。迂徐醇謹。略似歸有光。為說理之文者。往往宗之。琬文知名。先於方苞。詩與王士正齊名。後數十年。皆遠不逮。

施閏章字屺雲安徽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浙江湖西道官省還京旋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侍讀篤于內行母馬氏不得于姑大歸而卒潤章長能得祖母歡心既貴請于祖母以己貴封母且還粟主祖母感悟迎馬主親致之宗祠宗黨稱馬潤章教身理學而兼工詩文和易好善與王士正畧同又與萊陽宋琬等號燕臺七子。

宋琬字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丙戌進士以按察副使分守浙江紹興詩才雋麗佳者頗似陸游居京師與宣城施潤章齊名時稱南施北宋又與嚴顥亭丁飛濤施愚山張譙明趙錦帆周宿來號燕臺七子。

趙執信字伸符山東益都人九歲能文稍長窮力為詩詩思精銳新城王士正以詩為天下倡學者多宗之士正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謂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縹緲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用論者以為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康熙十八年進士由編修官右贊善性峻傲不譽假人同館某以詩集及土物餽贈執信簽簡云土儀謹領大槩壁還某大恨後數年某官御史會執信於國喪日演劇某詞奏之執信坐廢終身。

劉體仁字公戡河南潁州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至吏部侍郎性疏曠能詩喜飲酒嘗於慈仁寺松下置酒游人至輒飲之盡醉乃已與王士正汪琬齊名相友善王和汪介公戡獨持平方苞少時嘗以詩謁汪琬琬訶之呈王士正士正亦不譽以質公戡公戡曰子以後不作詩專力古文可也苞如其言遂以文名天下公戡詩格與王士正相近。

顧貞觀字華峰江蘇無錫人康熙壬午舉人官內閣中書能詩與吳兆騫齊名兆騫戍塞外久不得歸貞觀善明珠子成德每以為言久之未得當貞觀賦金縷曲二闋寄兆騫曰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捉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水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敵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曰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傷憊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催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繕行成藁

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頓首詞成以示成德。成德素工詞曲。又多情愛才。覽之泣然曰。此事三千六百日中。當身任之。不敢爽也。貞觀曰。人壽無期。何能待此。成德曰。諾。因力言於明珠。以計幹旋之。得赦歸。貞觀由是又以俠聞四方。

陳維崧字其年。江蘇宜興人。父貞慧。為明季四公子之一。維崧以諸生屢黜鄉闈。有術士相之曰。五十後當入翰林。維崧不信。後年五十三。果以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維崧才情禳艷。善詩及小詞。尤工駢體文。雄邁惻摯。為時所推。既入翰林。聲名益起。未幾卒。皖人陳叔才註其駢體文二十卷行於世。別有湖海樓詩集散佚不傳。見他選本者。如聽白生彈琵琶云。彈罷金樽酒不辭。自言雙鬢竟如絲。依稀記得調鷹處。盼予城東月黑時。絕句云。一生紕繆杜分司。七字淒涼本事詩。半減蘭缸心自省。看人微雨出門時。小秦淮曲云。思鄉渾似欲眠蠶。自入新秋百不堪。正是水雲零落處。斜鋪楚簟夢江南。皆為後人傳誦。

吳綺字園次。江蘇江都人。康熙時。以貢生薦授內閣中書。譜椒山樂府稱首。擢兵部員外郎。後官浙江湖州知府。忤上官罷歸。家居有園。貧不能致花木。凡乞文者。皆令以花木潤筆。不數年蒼蔚滿園。號為種字林。綺文才富艷。工駢體文。與陳維崧齊名。

吳兆騫字漢槎江蘇吳江人幼慧傲放自矜在塾中見同輩所脫帽輒取溺之塾師責問兆騫曰居俗人頭何如盛溺師歎曰他日必以高名賈禍順治十三年舉鄉試坐通榜謫戍寧古塔居塞外廿餘年不得歸其友顧貞觀素善明珠子成德時時為請又以語激之德為盡力久之得赦歸兆騫詩風格道上如山空春雨白江迴暮潮青菴笛關山千里暮江雲鴻雁萬家秋皆一時傳誦

梅文鼎字定九安徽宣城人年二十七讀算書即能解悟後益研究古今算經及西洋回回算法能通其用黃宗羲撰明史天文志號為詳備文鼎摘其舛誤五十餘事見者歎服又著天志贅言一卷天學疑問三卷尤為精密當時與胡渭地理同稱絕學康熙四十三年聖祖南巡特召見賜御書珍饌

胡渭字壯明浙江德清人精地理學嘗與修一統志得縱觀天下圖籍著禹貢錐指二十卷每水為圖凡四十七圖各有說條分縷析考證詳明談地理者奉為規矩當時與梅文鼎天文同稱絕學

毛先舒字稚黃浙江仁和人性疏曠嘗構屋經營甫畢將移居會姊喪不能舉即賣屋葬之工詩清妙絕俗尤精韻學著韻學指歸及唐韻四聲表頗多心得

鄭性字義門。浙江慈谿人。從黃宗羲受學。而偏主陸王。與宗羲稍異。志行謹厚。為鄉里所推。有佃戶負租者。偶與論家世。知為揚簡後。急邀之齋中。與為賓主。飲食之。盡捐其逋。自是收租必減于他佃。

何焯字義門。江蘇長洲人。孤介好學。初忤錢謙益。方苞再忤徐乾學。主某尚書家。某受要人嗾。劾湯斌。焯移書絕交。即日攜裝去。李光地薦其博雅。詔賜舉人。直南書房。未幾又賜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試下等。當黜。特詔留館肄業。越十年乃授編修。焯喜讀書。不甚酬接。所讀書多手批評論。忌者劾焯批語怨望。詔下獄。盡收其書。聖祖覽之。無怨望語。又得其辭某官餽金書稿。即赦焯。留局校書。數年病卒。焯精於校書。又多見宗元舊本。點勘謄脫。分別丹黃。藏書家得何氏校本。以為至寶。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谿人。工考據。兼有文名。以布衣薦入史館。屢試不第。聖祖嘗謂近臣者。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每榜發。輒遣問姜宸英舉否。年七十始舉進士。宸英不食豬肉。見人食豬肉。輒惡避之。朱彝尊戲曰。假食豬肉。得淡墨書名。則何如。宸英不答。

閻若璩字百詩。山西太原人。幼鈍。誦書過百遍。始能上口。又多病。乃不復誦。默識之。

積十年。忽覺開悟。所讀書皆通其義。同時汪琬著五服考異。若璩糾摘之。琬曰。闕有親在。乃喋喋喪禮乎。若璩曰。王應麟有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漢世不廢喪服之徵。說經者可襲其謬乎。若璩治經于尚書。尤邃。嘗辨古文之偽。作古文尚書疏證。甚自珍惜。手寫四本。一付其友王宏撰。藏于華山。一遺羅浮山靈一居士。其二本則藏于千頃堂。傳是樓。乾隆乙卯若璩孫始將疏證鈹板而第三卷已逸矣毛奇齡。字大可。浙江蕭山人。明季廩生。早以文學知名。順治時。避讐變姓名為王彥。游淮上。值中秋。諸名流朋飲賦詩。奇齡居末坐。奇齡即席賦明河篇。詞甚瑰麗。旦日。淮上諸家傳抄王先生詩。施閏章見之曰。寧有詩才如此。而沒沒者。必吾友毛奇齡也。跡之果然。奇齡屢變名字。最後仍以今名薦。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性強記。喜說經。挾博縱辯。務欲勝人。不盡求當經旨。掇擊宋儒尤力。嘗縛草為人。象朱子侍立。讀朱傳。有弗善者。詰難扑責。以示貶辱。晚年病痺。口糜而卒。時以為攻訶古人。被陰譴云。

朱彝尊。字錫鬯。浙江秀水人。以布衣徵。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精考據。兼工詩文。尤好古書。典試江南。閱錢遵王著讀書敏求記。考圖書原委甚詳。請借多方弗得。

乃置酒招錢及諸名士高會。泥飲達旦。私賄錢侍史取書。書手數十人。分卷抄寫。一
夕而畢。直史館。私以書手自隨。寫四方進呈秘書。為忤者所劾。坐漏泄降官。因名其
積曰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湯斌字潛庵。河南睢州人。潛心理學。兼富文藻。初由翰林院編修。官嶺北參政。遭喪
家居。康熙時。薦試博學宏詞。高等。復授翰林院侍講。旋官江蘇巡撫。江蘇上方山。有
五通神祠。甚靈異。民歌舞賽。祝之如狂。斌惡其惑。奏請毀之。巫傳神語曰。湯某欲
毀吾祠。吾且殛之。吳人信神。又愛斌。急來諫沮。斌不聽。將行。士民奉香闕道。踞而請
者數百千人。斌笑曰。謝父老厚意。顧已奏聞。不得中止。徑往毀之。火其像。久亦無他。
先是土人掘地得碑。曰肉山酒海。遇湯而敗。至是始驗。乾隆時。方苞請從祀聖廟。經
部議駁。道光三年。大理寺少卿某復請。乃得從祀。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學宗程朱。而踐履特摯。官江蘇嘉定知縣。清質和易。民
皆化之。有逋租者。刻木為吏。屬所親致之。逋者愧。即日來輸。會巡撫生辰。百官爭獻
珍異。隴其獨進東布雙履。曰。紉織所成。無累清德。敬以為壽。巡撫歎美。而內不悅。竟
以才短劾罷之。康熙三十三年。復詔為江南學政。會隴其已卒。雍正二年。詔從祀聖

廟乾隆元年追謚清獻。

刁包字蒙古直隸祁州人少從孫奇逢問學後得高攀龍書讀之喜曰吾未見此書猶死人也今乃更生耳為攀龍位朝夕祀之有過則跪位前自訟終老不懈。

顧祖禹字景範江蘇無錫人精史學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論天下形勢甚詳皆有指證咸豐時粵寇入吳之道景範書已先言之。

張貞生字幹臣江西廬陵人學道恬介官翰林院侍講罷歸築室王山嘗言王山苦筍殊有真味而為衆棄人生營營日在苦中獨惡于筍所未喻也。

李光地字晉卿福建安縣人學宗程朱兼具幹濟康熙初由翰林院編修乞假歸里會取精忠之變以蠟書陳用兵形勢請由贛州出不意取汀遣僕問道之上大喜下其策閩帥遂奪閩阮旋削平之。

李因篤字天生陝西富平人博通經史不樂仕進與朱彝尊姜宸英嚴繩孫號天下四布衣康熙詔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隨以母老乞歸王鴻緒撰明史稿質於因篤時因篤已老病卧床令一人捧書就牀前讀之一人旁坐持筆有所刊正口授書之半年書畢遂死。

嚴繩孫字孫友江蘇無錫人康熙時以布衣薦博學宏詞試日目痛僅成省耕詩八韻閱卷官默之聖祖素知繩孫名特授翰林院檢討旋命典試山西諸儒臣分修明史繩孫撰隱逸傳同試有王嗣槐者詩落一字不中格亦授中書

潘耒字稼堂江蘇吳江人早慧能強記覽時憲書一過即能闡誦康熙時以布衣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坐事免歸性喜硯藏硯盈屋因其質狀分別為銘暇則獨坐屋中摩挲拂拭以為娛樂時人謂之石癖

汪紱字雙池安徽休寧人生而能言家貧喜讀經以經授徒無肯來學者乃之江西為陶戶傭有暇輒讀書同作皆厭笑之主人亦怪紱迂乃辭去游閩中總兵某獨異之聘教其子未幾總兵又死紱無所依仍歸休寧窮老以死著書凡數百卷貧不能鐫乾隆時學政朱均訪遺逸祀之紫陽書院

胡方字大靈廣東新會人居學道靜介自守父喪三年不入內有薄產盡以與弟總督某聞其名遣招之方走匿他舍肆中遇胡先生市物不言二價鄉中欲行詐者輒曰恐胡先生知時為之語曰可被他人答勿使胡君知他人答猶可胡君愧殺我邵廷宋字允斯浙江餘姚人自王守仁言良知授同里錢德洪以傳沈國謨國謨授

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子貞顯。頗傳父業。廷宋其子也。少補諸生。游孔當之門。復師黃宗羲。篤志儒術。既讀劉宗周書。益精進。河間李塔書問明儒異同。廷宋答曰。致良知。必主誠敬。異同非所敢論。某生聞王學甚力。廷宋曰。在行之何如耳。以陽明扶翼世教。著王子傳。哉山躬履節義。著劉子傳。又著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取去甚嚴。方苞。字靈皋。安徽桐城人。博研經說。為古文醇謹雅潔。言必宗程朱。尤工制科文學。者推為大宗。康熙中成進士。以戴名世偽史獄。株連論死。大學士李光地救之。免死。隸旗籍。効力史館。世宗即位。赦苞。授侍讀學士。以年老許扶杖上殿。高宗朝。官禮部侍郎。亦以老成見重。苞喜薦人。又頗議論時政。同列惡之。無何以蜚語罷歸。苞古文為時尊尚。同縣姚鼐傳其學。時稱方姚體。又稱桐城派。至今不衰。

藍鼎元。字鹿洲。福建漳浦人。介直有志節。尤晚當世利病。雍正時。以拔貢生游京師。大臣論薦。召試。特授廣東普寧縣知縣。到官。盡裁上下陋規。巡道某怒。中以法奪職。鼎元素有聲名。既廢。多勸之仕者。鼎元曰。山林草野。隨在可報君恩。率一鄉之人。而尊君親上。奉公守法。則報在一鄉。使百十世後之人。皆知孝弟忠信。陰消其犯上作亂之芽孽。則報在百十世。夫安所往而不可哉。著鹿洲文集二十四卷。多斟酌適宜。

可濟時用。按李元度先正事畧稱鼎元尚有鹿洲公案棉陽學案兩書不詳卷數梁紹王秋雨盒隨筆稱鼎元署廣州府卒似罷後亦嘗起用矣

顧棟高字復初江蘇無錫人少治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每念懷家人以左傳置几上即玩索終日不復問前事雍正十三年舉博學宏詞乾隆十五年又舉經明行修時上以經學非偶試可驗詔取諸經生所著書進覽於是棟高及常熟陳祖范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璣皆授國子監司業召見問治道之要棟高曰莫如儉德上嘉納之未幾以老乞歸高宗南巡賜御書特進祭酒乾隆三十年上諭儒林亦史傳所必及果經高輩終使湮沒無聞邪以是棟高得列國史儒林傳

吳穎芳字西林浙江仁和人少應縣試為隸役所訶心恥之遂歸不復應試性疏放好吟詩尤好客家居築圃雜蒔花果蔬筍客至就取供之為筒置簞十數書賞花垂釣圍棋賦詩彈琴吹笛各目令客探之遞為娛樂

鄭燮字板橋江蘇興化人由進士官山東知縣以請賑忤上官罷歸淡爽任真能為詩尤工書畫書增減楷隸別為一格時號為板橋體頗實貴之又有三絕三真之稱謂畫書詩皆具真氣真意真趣也

厲鶚字樊榭浙江錢塘人性拙率喜為詩入衢市嘗仰視搖首構思不輟薦博學宏

詞不就。鷄詩喜用僻事。時人效之。謂之浙派。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康熙三十三年。補縣學生。少負文名。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三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年六十七矣。由編修歷官禮部侍郎。以和詩特授上知。一日命進近詩。上見有悼亡之作。因諭曰。汝既悼亡。當歸料理。即予假。回里治喪。德潛直內廷。每和御製。無不稱旨。年七十七。病噎乞歸。上溫諭暫留。出御製詩集命校正。且曰。朕與汝以詩始。亦以詩終。瀕行賜詩。有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之句。上序德潛詩。至稱為歸愚叟。時人榮之。年九十八卒於家。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陰人。富于文學。自負特盛。嘗曰。千古入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離文章則聖賢仙佛皆死。同時方苞以古文著名。天游獨疵詬之。目為文備。薦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十六年。復薦經學。有忤者。以蜚語聞。高宗問廷臣。經學生胡天游何如。得毋奔競否。大學士史貽直頓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上默然。自是無敢言天游者。後客死山西。已瞑矣。友人奔視。天游忽張目曰。不免再生人世。為南人乎。北人乎。友曰。南人歸南。天游曰。然。遂瞑。天游文奇崛奧峭。往往不可句讀。著有石筍山房集。

齊召南字次風浙江天台人性強記讀書一過即終身不忘目力絕人能二十里辨色紅紫乾隆時薦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編修歷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特被寵眷久之墮馬傷腦髓出垂危上命蒙古醫往視醫殺牛取腦髓合之敷以珍藥數月始痊自是神智頓衰讀書越日即忘矣召南於學尤精地理嘗病鄜道元水經注略於東南作水道提綱補之詳核為世所重

全祖望字謝山浙江鄞縣人祖望父初生子六歲而殤哭之慟既夢殤子曰當復來越十年生祖望因名曰補長乃更今名祖望博通三禮尤精史學乾隆初薦徵博學宏詞會成進士入翰林不得與試未幾改知縣遭父喪歸未終母又死服闋有司促赴吏部注官祖望以心喪未盡不往遂不復仕

沈彤字冠雲江蘇吳江人讀經通三禮乾隆時徵試博學宏詞不舉嘗以宋歐陽修疑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辨者多以攝官為辭彤博攷諸經詳列周代官爵公田祿田之數為周官祿田考三篇又為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地征篇辭多精核

袁枚字子才浙江錢塘人少負文才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四年成進士由庶吉士

改官江蘇知縣。旋乞病。寓居江寧。構隨園讀書其中。為詩文才氣橫逸。語必標新。尤喜獎掖後進。偏章斷句。稱譽不休。一時文士多宗之。公卿載贄以得見為幸。高麗琉球爭購其詩。身後聲名頗減。學者以為詬病。然亦不能廢也。有門生某。嘗刻私印云。隨園門下士。枚死後。數者日起。因復刻印云。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初名其詩曰。推袁集。後乃更名。

蔣士銓。字心餘。江西鉛山人。性峭直。不苟隨時。由進士官編修。以剛介為和坤所抑。是時天子方向文學。文人宿儒咸獲登進。士銓才名甚著。官京師八年。獨無所遇。乃告歸。久之。上問彭元瑞。蔣士銓江西才子。今何在。士銓感上知。因復入都。居數年。仍無所遇。以母老乞歸。教授終焉。士銓工為詩。與袁枚齊名。其詩沉苦而出。堅卓雄勁。當時名不及枚。身後學者師效轉多。至今不替。

趙翼。字耘菘。江蘇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第三人及第。富于文學。歷代史書旁及諸子小說。無不流覽考訂。詩學蘇軾。而恃才驅騖。奔肆無餘。亦不甚循古法。其時天下方務考據。學者震其雄博。往往宗之。當時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後數十年。讀其詩者寡矣。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歷官至禮部員外郎。與修四庫全書。旋告歸。篤志文學。文醇約。得方苞之傳。制行一遵理軌。當是時。學者皆尚博洽新奇。詆宋儒為腐陋。鼐獨毅然以道自任。有問學者。答曰。時賢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錢塘袁枚負才通脫。好詆宋儒。鼐遺書讓之。略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為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生平不能行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下所惡乎。鼐學問淹貫。文章能守古法。至今學者宗之。與方苞並稱。號桐城派。

段玉裁字若膺。江蘇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精小學。著說文解字注。詳考源流。旁徵訓詁。持擇精審。當時推為絕學。

邵齊燾字荀慈。江蘇昭文人。喜讀書。目短視。捧書讀之。面鼻常黑。客至覓履不得。或踈而出。工駢體文。精心孤往。語必己出。由進士官編修。館試下等。罷歸。

褚寅亮字楷升。江蘇長洲人。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以舉人召試。授中書。研究諸經。尤精儀禮學。嘗謂教繼公儀禮集說多巧竄經文。陰就已說。又專與鄭注立異。作儀

禮管見糾之頗中其失。

邵晉涵字二雲浙江餘姚人。目眇。勤學獨甚。以進士與修四庫全書。因得徧覽羣籍。嘗病爾雅邢疏漏略。博考經籍。為補注若干卷。乾嘉間。說經者多炫博出奇。無益經義。晉涵詳考慎擇。補當補之缺。為後生讀經所資。其書頗行於世。性峻介。不妄交接。嘗謂宋儒門戶之習。誠有可議。然其立身制行。皆本倫常。不可廢也。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出處。先置不講。又何學為。識者以為至論。

金榜字輔之。安徽歙縣人。性嗜學。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職後。即告歸。研究經籍。尤精三禮之學。晚年病髀痛。卧不能起。就卧榻著禮箋十卷。口授子弟。書之。書甚精核。大興朱珪為刻板行世。

惠棟字定宇。江蘇吳縣人。祖周惕。父士奇。皆以文學名。棟少喜讀經。長益窮力研索。尤好古義。九經三史。非唐以前傳注。不觀。考證詳博。辨說謹嚴。乾隆以後。為徵學者。以棟為大宗。時號為惠九經。

余蕭客字仲林。江蘇長洲人。從惠棟受經。篤好古義。唐以前經說多逸。蕭客博采古記。旁及九流百家之書。為古經解鈎沉三十卷。未幾病。既愈。盲其目。乃口授著書。時

稱為盲先生。同時有江筠者，亦以盲人著書。

王昶，字德甫，江蘇青浦人。少從沈德潛授詩。有清露滴苔徑，暮寒生竹樓之句。為時傳誦。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升之、曹仁虎、黃文蓮稱吳中七子。日本大學頭默真迦讀其詩。自海外貽書通意，贈相憶詩人各一章。尤喜古碑碣，詳言金石。考據者往往稱之。

錢大昕，字竹汀，江蘇嘉定人。由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少詹事。少從沈德潛學詩。為吳中七子之冠。後乃博覽經籍，通究諸學。旁及律曆算法、蟲魚箋解，莫不考訂。乾嘉間為徵學者。惠棟外大昕與休寧戴震最優。江南人尤尊奉之。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以舉人薦，修四庫全書，旋賜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未授職卒。震通究諸經，尤精三禮。旁及九流之學，多所考訂。所著書甚多。曲阜孔廣森編為戴氏遺書。

梁同書，字元穎，浙江錢塘人。父官宰相。同書獨恬靜向學。工書。書名聞海外。日本琉球爭購其書。同書作字必用許氏虛白齋紙。求字者爭購之。許氏以富。同書生平不近婦人。娶妻別室而居。朔望會于中堂。交揖而退。嘗得元人手書山舟二字，取以為

號遂以號行。

桂馥字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知縣。工篆隸。尤究心小學。著說文義證五十卷。輾轉推通。徵引賅博。與段氏書並行于世。治小學者以為依據。嘗病後學空疏。與歷城周永年置籍書園。藏書萬卷。貧士好學者輒藉與之。

汪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幼孤。從母投書。稍長。益勤學。博究經史。為文章古麗絕俗。性狷峭。補諸生。屢試高等。是時天下方向文學。才下中數等者皆登科第。或有聲名為督撫上客。中獨沉鬱無所遇。嘗過鸚鵡洲。為文祭黃祖。以舒憤懣云。中嘗江行與

論學亮吉專崇馬鄭中兼涉程朱辨爭良久中口拙屢為亮吉所屈憤甚梓亮吉墮水舟人救之得不死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博洽工考據。尤好金石。同縣農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億聞急往買之。自負以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到家億頓幾死。性迂僻善哭。嘗游京師。主大興朱筠家。除夕筠饋豚肩蒙古酒。億盡食之。食已大哭。主宅驚怪。筠疑億久客思家。急慰問之。億曰無他。遠念古人。近傷洪亮吉。黃景仁不偶耳。後成進士。官博山知縣。更以能名。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由教習官浙江知縣。後改江西。官新喻瑞

金知縣。坐奴為姦利免。家居肆力於學。為古文道勁奧折。頗似魏禧。有三代因革論八篇。于古今窮變之故。言之尤確。

孫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少有文才。與洪亮吉黃景仁。皆以詩名。後從錢大昕游。乃博究經籍為徵學。乾隆丁未一甲第二人及第。由編修改刑部主事。積官山東督糧道。性喜考古。哀州城外舊有柳下惠墓。星衍得元時展氏先塋碑。知墓在奉安。更封樹之。又訪得曾點澹臺子羽閔子騫左伯桃羊角哀諸墓。皆立石禁樵采焉。善校書。寫刻必訪宋本。高麗使臣于都肆見星衍所校書。愛之。書問字二字贈之。星衍因名其居曰問字堂。星衍妻王采薇能詩。星衍不及。年未三十以瘵卒。星衍構長儷閣。繪像祀之。終身不娶。

洪亮吉。字稚存。江蘇陽湖人。激直敦氣誼。友朋艱戚。必盡力周旋之。客中遭母喪。弟不敢訃。以母病聞。亮吉奔歸。去家二十里。聞母死。號踊墮水中。流數里。遇救得免。後以進士官編修。嘉慶初。上書極諫。下吏議減死戍伊犁。伊犁將軍某揣上意。密奏亮吉狂悖。至當以事誅之。上怒。切責將軍。赦亮吉還。是時天久旱。命下而雨。亮吉直聲愈彰。亮吉治經精地理訓詁之學。為詩文有奇氣。尤工駢體文。與胡天游袁枚並稱。

三大家。

黃景仁字仲則江蘇武進人。捐狹寡諧。與人交雖暫合。終致乖忤。獨與洪亮吉善。嘗應試同屬。夜作詩。詩成輒呼亮吉起。誇示之。一夕四五起。亮吉終不厭。故二人最善。景仁游四方。迄無所遇。乾隆四十一年。駕幸山東。景仁以獻詩召試。選武英殿書。簽敘勞。授主簿。陝西巡撫沅為入資。得縣丞。銓有日矣。迫於債。復走陝西。至山西解州。病遂卒。年三十五。亮吉時客陝西。急奔往經紀其喪。畢沅復助金養其母妻。著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悔存詞鈔二卷。其詩才氣駿發。筆力矯健。洪亮吉以為似青蓮。黎簡字二樵。廣東順德人。乾隆己酉拔貢生。家居屏絕聲聞。專力風騷。是時天下方務考據。以博瞻馳騁為工。簡精心孤往。以學問寫其性靈。詩宗法宋人。而清空矯健。于黃陳外別成一家。

法式善字開文。姓爾濟。蒙古人。由進士。歷官至侍講學士。和雅工詩。喜獎掖後進。晚年告歸。讀書僧舍。于齋中為龕。名曰詩龕。友朋投贈之作。皆納其中。積久編之。為湖海詩錄六十餘卷。

潘誥字少白。浙江會稽人。性恬曠。工古文。有名當時。終身未嘗應試。營家人生產。弟

官廣東知府。寄以金亦不受。友人欲為置田廬。固辭不可。嘗有謝諸友為田廬書云。人心如止水。微風拂之。便易濛濛。治心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界。掣緊一步。聖人罕言利。所謂利者。不必富貴利達。凡於身有安便處。皆當體認。此處縱一步。便駸駸入可欲境界矣。謔生質故懶。遇謀身之事。往往因循怠惰。如小兒畏避學舍。因此亦得緩審事理。習久若性。數年來。並懶言安樂境界。雖處困乏。覺天地甚曠。人事甚靜。心之所在。無物拂之。非不知老之將至。與溝壑近也。夫溝壑非不可近之地。較心所謂塗炭者。頗異。任天得之。循道處之。何殊豐養厚葬。常人以身安為樂。君子以心安為樂。諂雖未學。苟安吾心。袒槩冰雪中。以畚土掩之。亦樂境也。諸友為謀田廬。使餘年在耕鑿內。理非不可。然耕鑿本無懷之業。而謀而為之。則懷必有所擾。又不得同心之侶。共處朝夕。他日與祝豐祈稔之輩。日計贏絀。衰年餘喘。是可惴惴。敢敬謝諸友。中輟茲役。使吾以將盡之日。乘化短長。無所濛濛。其間似勝于飽暖終矣。

蔣相南字子滿。本回部。居河南固始縣。故為固始人。通究經史。為文章雄健舒暢。能達其意。不隨古人步趨。屢應鄉試不舉。道光戊子。編修張集馨與河南鄉試將行。往辭大學士阮元。元曰。中州學者。無如蔣子滿。摸索不得。負此行矣。集馨欲請其詳。會

客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阮公所稱，必好古者。因誠同考官。文有異，雖拙傲無棄。久之果得一卷。文甚瑰瑋，而不中程。衆皆怪笑。集譽強置之榜末。啟封則蔣湘南，即子瀟也。湘南雖舉鄉試，負文學盛名。而剛介不隨，游四方迄無所遇。後客陝西，卒于鳳翔府書院。著有七經樓詩文鈔。

潘德輿，字四農，江蘇山陽人。少以文行知名。嘉慶初應鄉試，至道光戊子乃舉。為學務躬行，不談心性，亦不以博聞傲人。與人和易，嘗典人屋。屋主家有婢病死，巧誣德輿，希得屋。鄉里皆信德輿不直屋主。將愬官按之，德輿不肯，還其屋，收婢屍葬之。德輿與文章醇厚剛勁，如其為人。嘗曰：士居鄉無政教權，獨當以文章轉移風俗耳。德輿以知縣待缺安徽，未得補卒。著有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六卷。

蔣琦齡，字申甫，廣西全州人。能文有幹略。道光庚子進士，由編修積官至順天府府尹。以介直忤時，乞歸養母，遂不復仕。同治初，上中興十二策，語多切當。人比之葉水心、陳同甫。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博通經史，究心天下利病。道光之季，海禁初弛，洋人商販往來不絕。源每事咨考，著海國圖志六十卷，備詳各國山川風俗及國勢強弱機器

利鈍。至今談洋務者。以為依據。嘗有古詩一章云。四遠所願觀。聖有乘桴想。所悲異語言。筆舌均恍惚。聰誰介葛盧。舌異公冶長。所至對瘖聾。重譯殊煩快。若能決此藩。萬國同一吭。朝發暘谷舟。墓宿大秦港。學問同獻酬。風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北黨。繞地一周還。談天八紘放。東西海異同。南北極下上。直將周孔書。不囿禹州講。因思肇闢初。聲音孰分壤。破碎混沌天。吾怨軒羲往。

孫鼎臣字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遭母喪歸。卒年四十一。少以文學知名。既登朝。研索不倦。其學淹貫古今。周知庶務。而一本儒術。不矜考據。亦不墮空虛。著春塘寫論二卷。通論古今利病。博達精醇。多可用以經世。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科舉人。選官瀏陽縣教諭。年餘即告歸。家居弦誦。謝絕聲華。平湖張金鏞督學湖南。尊儒愛才。備極誠禮。士以得見為幸。獨敏樹終不可見。敏樹博研諸學。于古文用力尤深。蘊藉夷猶。得震川之致。曾國藩稱為文
中逸品。著有梓文湖詩文錄。

張金鏞字海門。浙江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官湖南學政。待士甚寬。得鎗手但扶出之。不問姓名。然終其任。無幸獲者。或請其術。金鏞笑曰。鎗手文專尚。

靈機絕無根柢。本非所取。寧有術也。喜獎掖才俊。王閻運蔡毓春張自牧等皆所識拔。後生得張學使一言。榮于領解。咸同以後。湖南文學茂興。經教浸廣。金鏞倡之也。所著有躬厚堂詩集。絳跗山館詞鈔。

胡錫燕。字薊門。湖南湘潭人。性介篤。喜讀書。父官廣東南海知縣。欲令入資仕。錫燕請以資盡購古書讀之。由是學益富。久之。執友某復為入資。得知縣。錫燕謝曰。仕非泛然也。吾才寔不足治人。強仕且為民害。返其部牒。遭父喪。鄉居十餘年。不入城。會湖南修通志。攸縣龍汝霖為言。當事強致之。至則館汝霖家。汝霖會書局。諸人飲之。客將至。忽趨出。經宿不返。跡之則自投於江矣。錫燕學宗顧炎武。然寡交。不驚聲名。故雖里黨罕知之。嘗與其師陳澧書云。近世學者。患好名太甚。為己太少。又云。管子輕重之書。非真儒不可讀。惟諸葛亮為善用之。其他以操切施之。良世適足罔民。其志識如此。

黃文琛。字海華。湖北漢陽人。由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改寶慶府同知。陞永順府知府。署永州寶慶衡州知府。皆有聲。永州鄰廣西。咸豐時。洪秀全據江寧。廣西賊恒欲東下。文琛練民兵扼之。卒不得下。寶慶人鄒漢勳以事為知縣所繫。文琛遣役持柬備

肩輿詣獄迎鄒先生。明日即劾知縣。出漢勳罪。衡州民毀教堂。教士訴官。必殺民償屋。文琛坐堂皇列甲卒見之。曰失火延燒。無殺人理。遠來失居。官當汝卹。必欲尋衅。敗盟。即先斬汝。聽脅巡撫殺我六十老翁。何吝一死。教士氣沮。即乞五百緡去。巡撫聞之懼。急遣人代文琛。教士轉驕。得饜其意。永順俗多訟。初至。憇者日數十人。文琛口訊手判。竟日而畢。尤誣妄者笞逐之。彌月後數日。乃一人。性強敏。文簿有字者。莫不親覽。天未明即起治事。朝食後靜坐讀書。或賦詩。艾理花竹。人怪其閒。而卒無廢事。文琛博究經史。尤習知先朝掌故。當世利病。卒以剛介不竟其用。知者惜之。著有思貽堂詩集。

楊彝珍。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兵部主事。旋告歸。當時軍興。疆臣稍稍禮接文士。士多游謁。依丐。獨彝珍與善。化孫鼎臣家居守靜。時論多之。性喜獎誘。因以成業者甚多。少工古文。與潘梅齊名。晚益為時論所推。稱宗匠焉。著有移芝室詩文集。

楊翰。字海琴。直隸新城人。道光乙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南永州府知府。陞長永沅靖兵備道。為政寬易。與民相忘。喜音樂。及游眺山水。終歲不倦。工書。求者當

數年不得積紙至數十箱。奴婢竊以糊壁。翰弗知也。性多可。士扶一藝。即與為布衣交。罷官貧居。賓客不絕。著有哀遺草堂詩集。

劉熙載字容齋。江蘇興化人。道光甲辰進士。由編修官國子監司業。居京師。授徒自給。不受親故餽遺。咸豐時入直上書房。每徒步先至。大風雪未嘗乘車。衣履垢敝。諸王子竊笑。稱為厨子翰林。歲時內監多以酒脯餽直官。求賜至。熙載宅戶無簾。牀無帳。熙載方踞地。燕薪以砂鑊煮糲飯。內監歎曰。劉公貧至此。我輩忍取求乎。即持酒脯去。文宗知熙載廉窘。特授廣東學政。熙載至。盡裁上下陋規。胥吏患之。知熙載狷。故為蜚語。刻洋報中。熙載見之果恚。即日乞病歸。著有藝概二卷。塾志塾言各若干卷。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積官至廣東巡撫。尋罷歸。再起為兵部侍郎。讀書能精思。研究經史。尤邃於禮。性質直。議論必根於心。無所遷飾。雖致尤吝。不悔。喜讀王夫之書。學行皆以為歸。署禮部侍郎。奏請以夫之從祀聖廟。會出使英國。議格不行。嵩燾學務有用。不屑文藝。而氣盛詞雅。論者乃更推之。所著有禮記鄭注質疑經邊紀略養知齋詩文集。

張修府字東野江蘇嘉定人道光丁未進士翰林院檢討官湖南永順長沙永州知府政簡惠務興學化民多應之所蒞守書賈筆工相賀官永順時學政獲代倩者二人屬知府考治修府見卷中詩頗工俟學政去召二人至齋試以詩有佳句因與飲食厚賞遣之著有蠻笑集及味夢齋初二集其他沙道中云野桃花笑杜鵑啼客路濃春送馬蹄細柳輕烟寒食後亂山古驛夜郎西水田積雨千畦闊石磴盤雲萬嶂低墟里蕭條餘故壘晚來凝望一淒迷

龍汝霖字眼臣湖南攸縣人道光丙午舉人由教習官山西知縣初宰曲沃曲沃多徭計丁出資里胥以意高下民患苦之汝霖擇士人分管其里均徭于田歲省萬金而事不廢繼宰高平俗尚賽神春秋歌舞費常踰萬汝霖禁止之以其費為義塾凡百一十有七弦誦之聲比鄰相接民死貴厚葬歛即停柩以待不葬者五萬有奇汝霖革其奢為之期限踰年葬者四萬再任江西鉛山縣縣近閩俗多械鬪汝霖教以禮讓踰年民輸其械鬪者遂稀汝霖篤志學道言動溫良而遇事強直無所畏避官高平時有某布政過境僕從索賄不得盡取器物以去汝霖遣役追繫之搜行李得所失物以歸乃遣行巡撫沈某嘗以奴屬汝霖奴故吸鴉片汝霖難之會衆見巡撫

復言。汝霖曰。某用人有約。不博不謁。不吸煙。乃得留。此奴苟不吸煙。唯公所命。巡撫
慙謝。不復言。王閩運詩。慙搜文布政。狂鬪沈尚書。蓋指此也。著有堅白齋集。

鄧輔綸字彌之。湖南武岡人。以拔貢生中副榜。家富於財。父官按察司。輔綸獨喜讀
書。通九經訓詁。旁及百家之學。多所宣究。尤喜為詩。至廢寢食。嘗飲次與友人論詩。
意興軒暢。不復酬酢。又舉其詠蘋果詩。南土移來香漸減。北船亂後見應稀。謂不減
杜甫。坐有某官心惡之。後數年。輔綸以道員將兵。某為御史。竟以風聞事劾罷輔綸。
輔綸少有大志。後再出將兵。不獲一展。遂浩然歸。閩門著書。終身不出。著有白香亭
詩鈔。

陳寶箴字右銘。江西義寧人。道光辛亥舉人。個儻好奇計。游京師。人皆以為狂。為策
論才氣雄肆。略如其鄉人魏禧。咸豐庚申之變。洋人火圓明園。寶箴登酒樓望之。撫
膺大慟。樓下人皆驚。寶箴亦去。歸寓即作書。告其友田玉梅於河南。使將所部勤王。
書曰。方今國家多難。正忠臣義士頂踵圖報之秋。足下之所以自信。與二三知己之
所以信足下者。皆不誣也。邇者。啖夷犯順。再撲津門。撫議遷延。坐耗士氣。遂至寇氛
充斥。漸薄都城。至尊屢垂堂之戒。已於月之八日。巡幸木蘭。六飛倉皇。口不忍道。所

幸恭邸留守。人心大安。朝議翕然。咸以蒲耻自誓。聞欲羈俘囚。以中其忌。假和議以款其兵。暗設守備。檄召遠近勤王之師。以制其死命。逆夷不滿萬人。懸軍深入。師無後援。已踰絕地。且鱗介之形。不利趨走。若得慣戰步卒。犄角相抗。設伏置疑。出奇襲擊。彼見援師四集。勢必懼而謀歸。然後以蒙古鐵騎。與津通應募義兵四面夾攻。乘其自潰。夷雖狡逞。其能以一甲生還哉。况彼貪我憤。彼驕我忍。彼曲我直。勝負之形。婦孺亦皆共喻。向為和議所牽。以有今日。今則一意用兵。更無猶豫。反敗為功。在此時矣。計傳檄到豫之日。必有所聞。足下文歷戎行。虎符在握。宜速詣行省。脫穎自薦。迅部麾下。星夜北來。以成捍衛宗社之勳。此千載一時不朽之業也。勤王之舉。先至為榮。若稍徘徊觀望。讓人以獨為君子牛後之譏。得毋為天下笑耶。冀功即非本懷。亦何至見義不為。負平生之志氣乎。中丞慶公。物望所推。忠義之忱。必無瞻顧。所可慮者。豫省軍情。方資保障。不無牽制之虞。然見在駐防張公曜等。俱有盛名。足任防務。去此一軍。未必遽至踈失。矧利擇其重。害擇其輕。失河南數州縣。於國家安危無關。至計。况未必乎。且三軍之士。披堅執銳。以共守此土者。為天子耳。今乘輿避殿。警蹕蒙塵。適置元首而事股肱。舍根本而圖枝葉。千秋萬世。何所逃於春秋之義哉。儻

有以二三之說。撓大計者。可哭叩上臺。以死爭之。爭而不得。即以頸血濺地。亦足以對越祖宗在天之靈。且令千載下。知國家二百年養士之恩。猶有效犬馬圖報者。七尺之軀。可告無憾矣。足下當今豪傑。趨義急公。無勞激勸。所以不憚辭費者。亦以國步艱難。血氣之倫。莫不各有所當盡。若隱情恤己。自同寒蟬。是自薄也。不以責善於朋友。是薄友也。箴夙以豪傑之士待足下。亦不敢以世俗自待。區區之愚。幸垂察焉。旌麾到日。請先以五尺軀執鞭赴敵。以勞執事。藉得一洩此中鬱礪不平之氣。實為至願。

鄧繹字保之。湖南武岡人。與兄輔綸皆好學。然有大志。不屑章句。尤喜訪求才俊。嘗謂求學為經濟第一事。王閻運幼時。讀村塾中。繹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無痕之句。喜曰。此妙才也。即往訪定交。閻運故貧。繹資之。使學於名師。又逢人譽薦之。由是閻運學益進。聲名大昌。繹通練時事。同治初。左宗棠奏請佐軍。繹以諸生抗禮。論諍無所隱。時方危棘。宗棠則虛己聽之。平定閩浙。多用其謀。以父喪歸。屏居郊外。凡十餘年。博究經史。求古今庶務之宜。為雲山讀書記五十餘卷。斟酌利病。多可見之施行。日知錄之傳也。著有藻川堂集。其詠席云。芳席來清風。新涼映生色。託愛施匡牀。未

敢矜麗飾。流月如有情。承花似無力。輕塵霏玉房。羅衣還拂拭。微心不可卷。嚼馬起長息。願待華池清。開軒更相憶。仙苑寺云。梵放聞清境。春幡見佛心。松雲雙徑合。花石一庵深。日入峰巒變。天寒洞壑陰。暮來山溜急。疑有鉢龍吟。過東溪耕者云。谿谷多悲風。茆屋恆早寒。歲晏無行車。山禽暮來還。借問林下翁。幾年入深山。翁言不得意。歸種東溪田。落景眺餘日。來流聞遠湍。憂來但高歌。歌響迴雲端。元鶴皆來翔。此意非人間。寄謝塵中子。何為摧玉顏。

王閻運字士秋。湘潭舉人。生時。父夢神榜其門曰。天開文運。因以名之。幼喜讀書。為文章有奇氣。年二十。益棄俗學。專力於古。通尚書。毛詩。春秋。公羊傳。及莊子。史記。漢書。性高曠。不事榮利。咸豐時。天下大亂。將帥各開幕府。招致才俊。曾國藩尤稱好士。賤人或起家為布政。裸身來歸。資鉅萬。士爭自效。閻運獨為客。不受事。往來軍中。或旬月數日即歸。後國藩益貴。賓客皆為弟子。閻運仍為客。嘗至江甯謁國藩。國藩未報。遣使招飲。閻運笑曰。相國以我為舖啜來乎。即攜裝乘小舟去。國藩追謝之。則已歸矣。著有相綺樓詩文集。

朱克敬字香孫。甘肅皋蘭人。強直任氣。好議論時事。人多厭之。家貧。客遊四方。遭亂。

無所之。乃援例為小官。補湖南龍山縣典史。龍山俗陋。克敬野逸。每行田間。與父老
雜坐。有爭者。就平其曲直。民甚安之。咸豐十一年。寇大至。知縣千總皆走。克敬獨與
士民守之。凡四月。城迄不陷。巡撫惲世臨薦於朝。不果用。久之。以盲去。巡撫劉峴素
知克敬。與官錢使修通志。峴去。克敬益無聊。欲游海外。友人哀其困。共與之千金。遂
留隱焉。其詩由香山入杜。天才絕高。學力不副。故未能卓然名家。然格律整嚴。寫景
言情。時有獨至之處。克敬少壯為詩。不能深造。既盲。日令人誦文選杜詩。聽而識之。
返覆精思。數年頗有所悟。乃更為詩。佳者往往似姚合。將死自銘其墓曰。生無補於
時。死無聞於後。既盲而學古。無有獨以其盲傳不朽者。有瞶庵詩錄。常德府云。漸出
溪巒險。千帆集朗州。荆巫通間道。沅澧會分流。地散民風緩。商多市氣浮。文翁曾教
養。遺愛至今留。楊嗣昌故居云。問宅前朝相。停驂落日斜。壞牆閒護竹。空院悄飛花。
力盡全桑梓。心竄負國家。將才難自昔。憑弔重咨嗟。病中喜舍弟至云。疾病吾垂死。
艱難汝竟來。生還真不料。破涕尚餘哀。酒色侵眉綠。鎗花照眼開。高堂憐瘦損。斟酌葛
衣裁。又家國嗟同運。兵戈萬事非。各留殘命在。俱歎壯心違。世族朋交盡。人間骨肉稀。
滄桑無限恨。語罷更霑衣。自後云。小園微雨霽。灑灑晚如秋。風過涼生竹。雲開月滿樓。

梵聲穿樹出。花影隔簾浮。多病孤涼夜。開軒學卧遊。長沙旅懷云。風雪千山外。羈魂
戀母慈。孤燈懸老淚。殘夜數歸期。忍餓甘偕隱。安心勸戒詩。飛雛猶繞樹。反哺定何
時。又溝壑當年志。羞惶乞食情。無顏向妻妾。有札到公卿。短夢莊周蝶。狂遊李白鯨。
夜闌歌轉放。金石激哀聲。送林秀才云。赤燥肆隆威。炎風被長路。游子觸執行。急漲
歸舟驚。晨餐吸浦沙。暝宿望江樹。豈不卹煩勞。貧遊少親故。近矚同類傷。危途動深
懼。沈悲戕病心。臨歧淚滂注。文喪儒益輕。國空士馬附。人生丁末流。荆榛窘跬步。勉
持儉德貞。度植道基固。季次安華門。淵明抱耕具。無畷物皆賤。約己境常裕。艱述身
宿經。苦言述真悟。送郭嵩叟云。江風吹岸綵舟維。短筑長歌慘別時。師友交情兼患
難。憂傷殘命奈分離。相看鬢髮都如此。敢說萍蓬聚有期。張儉生平魁紀學。席門歸
去更淒其。送陳寶箴云。舊時朋好去聯翩。送子西征更惘然。可語性情能幾輩。不堪
離別更中年。浮相歲月騷人淚。酌古經綸內業篇。從此孤懷向誰是。春風吹夢夜郎
天。不見云。不見徵張浚。徒聞劾李綱。大臣多俊傑。猾虜恣強梁。正氣群心繫。危藩健
者當。黯盟今更急。未可棄才良。閩外云。閩外臣鄰長。人間富貴衝。春風颺賜樂。晴日
絢高牙。世局彌縫苦。恩門責望奢。格天殊不易。慎勿羨榮華。又快意持旌節。從容鎮

一方性情長樂老。功業半閒堂。國困官仍富。民凋俗更强。野人多過慮。呪柱獨傍皇。
古寺云。古寺人來少。空庭鳥自鳴。露花蒸曉日。風鐸和春聲。好寂知禪意。哀時契佛
情。度人虛願在。垂老百無成。春晴云。地暖和風早。春晴客望閒。寺牆紅映竹。村樹綠
侵山。出岫雲根薄。撐空石骨頑。獨遊殊自幸。吾道正屯艱。楊翰醜歲云。十年捧硯江
河老。入座無徒醉飽難。猶有故人憐病骨。每傳溫語勸加餐。關心范甌無兼味。照眼
侯鯖愧臘盤。感激踈沔濡。响意引杯彌覺酒腸寬。移居雜詩云。喜儼城隅宅。荒居景
獨幽。采花園繞屋。桑影曲遮樓。野近春常早。場空景不留。蓬廬誰是主。安我即菟裘。
又近舍多芳圃。春晴百卉華。遠風香斷續。新月影交加。帶露移蘭棧。分泥種藕花。少
錢容賃取。不羨石崇家。又大浸搏陰氣。恆寒夏似秋。無風涼入幕。多雨溼侵樓。花重
低妨蝶。林陰暗度鳩。病軀防患亟。端午尚披裘。又僻性難諧俗。閒情寄小園。剪藤通
曲徑。移竹補頽垣。柳顰鶯留客。花開蝶倩尊。此間宜痛飲。時事慎毋言。夏漲云。久雨
添新漲。連湖白浪浮。岸移臨水樹。江沒聚沙洲。雲寺鐘聲漫。晨窗客夢幽。占晴頻望
日。非止稻梁謀。送王閨運云。黯淡江天暮。蒼茫此別離。異鄉同命客。殘歲去家時。長
帶休文病。空囊趙壹詩。相持難忍淚。况乃向臨歧。

閻正衡字季蓉。湖南石門人。喜讀書。所居僻陋。書不可得。從友人假得。文選併註。讀之數月。皆能記。同里某翁家有史記。請假不許。請就其家讀之。又不許。翁所居少新。正衡家有山場。請日餽肩薪。乃許之。正衡朝食荷薪。搗筆札往讀之。且讀且寫。數月乃畢。後補諸生。應省試。益鬻產購書數千卷。日夜讀之。其學益充。苦下縣寡陋。復遊學長沙。與黃文琛。龍汝霖。朱克敬。相師友。好事者聞其名。訪之。皆謝不見。學政顧雲臣以博通古今。孤介絕俗。薦於朝。詔授訓導。正衡篤志於學。九經諸史。靡不研貫。為文章。堅勁雄肆。頗似王安石。蘇洵。有石門縣學田記云。有明一代之制。惟學校最為純備。自漢唐以來。未有能先焉者也。太祖陟自側陋。察天下之變。階於秀民之失職。故建制藝以造士。使人壹其耳目。心思於四子五經之書。而事雜言龐者。不得與也。尊學官之選。優其廩糈。高其遷除。遇之以賢人長者之儀。而使不敢自棄於道德廉耻之外。故方其盛時。冠帶薦笏之徒。爭自濯磨。魁節頌行。標映海內。及其衰也。朝雖崇任姦回。而直言強諫之君子。更仆遞起。其窮而在下者。柄持清議。排譏宵醜。當是時。廷杖之慘酷。緹騎之驕橫。日陷衣冠於塗炭之中。而不能少貶東林復社之口。其流風遺烈。可謂懋哉。不幸社屋鼎遷。淪胥以盡。而感憤激發於君國之難者。陷膺穴

眩視死如歸。至不可選紀。蓋自東漢節義之隆。未能與比竝焉。嗚呼。豈非教澤之懿。有以慎人之深。而牢結不可解於衷者與。國初斟酌明制。而益損之。其程額也寬。其著令也嚴。使士植身黻序之林。即不敢憊然自肆於繩檢之外。可謂矯枉而得其正矣。然為學官者。爵輕而餼寡。出則趨拜承迎於牧守之前。而內或妻子饘粥之不給。士之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常不樂為。而姑取庸冗罷駕者以充位焉。其生徒進謁於門牆。擁鼻比畫簿籍。斷斷然較量錙銖毫末之間。以苟同於商賈。後雖欲誘勵而督勸之。其勢無由。士出於貧約。傭筆墨所入。僅足自活。而又罄其半。以贍學師。其力有所不暇。故游手失業者。涸焉無所依。往往溷列於市井刀筆之儔。以自污其行。有司操三尺法。南面盛氣以折辱之。垢首蒲伏。冥不知忤。無他。上之所以待士。與士之所自待。均出於禮義廉耻之外。雖峻文苛罰以懲勸之。而亦無能擒革也。吾楚自軍興以來。髦傑朋起。聖上廣厲學官之路。增置弟子員。士既沐浴於膏澤。而邦之縉紳髦老。亦願斥其囊囊之贏。以資學官之養。而佐生徒之窶艱者。吾邑當荒遘僻絕之地。進積至今。始克有成。予既嘉其有以助國家長育之方。而培師儒廉介之誼。因為序。若學校盛衰之本末。以誌人才消長之由。使採風者有所覽觀焉。



大獄記

清 虞山黃人輯

黃崖教匪獄

張積中。字石琴。江南儀徵人也。世揚州右族。兄積功。咸豐三年。知臨清州。合門死。與匪之難。積中以子紹陵。字道生者為之嗣。命名繼述。張道陵。識者固已鄙之矣。初。積中年少時。頗讀書。屢試不售。當道光間。揚州風物繁盛。賈質帶粥。有術者周星垣。號太谷。能鍊氣辟穀。明於陰陽奇賅。濂字見濂高子符圖罡咒。役鬼隱形。又致人取用元牝。容成如載。教游士商大夫間。多心樂而口諱之。積中師事久。頗得其術。太谷門徒寢盛。兩江總督百齡。惡而收之。斃於獄。其教寢衰。積中太谷高弟。神其師。謂濁俗相勸求仙。故自觸法網。實則兵解不死。惟堅持願力。可以證道。有現身住世。不廢飲食男女。與天同壽之樂。積中寢饋參同契。道藏大全。仙靈寶籙。雲霄指掌諸書。益修師術。風角占候。暘雨頗驗。惑者寢眾。雖居城市。罕與人通。慕者踵門。破額流血。積中堅拒之。謂無善根。非造福濟世不可。先令放生施食。作諸善事。而陰詎其隙。謂某事惜力。某事恡財。不足證道。為太谷所棄。其人大懼。求錄跪請。益誠堅執不許。恐其人果去。陰

令徒黨恟嚇恣惠之。偽輦金累千列庭中。謂無道根。卻不納。復盛妝女奴珠貝綿繡如天人。入室膜拜。引出之。謂塵障未除。不能證道。反令市丐襪褸穢惡婦人。與之美食。一室跌坐。或引虬髯僮父。鍵戶促鄰。俾崇信者。勿有所疑。於是一時高門甲族男女。師事積中。錯處房闈。不復引嫌矣。道光季年。淮南鹺務變法。天下奇詭之士。均集邗溝。如陽湖周韜甫。長洲馬遠林。武進關恭季之屬。韜甫辯口如懸河。公卿屣履到門。積中慮為所毀。與游客錢東平。楊蕉隱。吳雪江等。懷謁相結。納焉。韜甫恭季詆訶積中。旁門外道。積中不爭。發篋陳論。孟大學衍義近思錄。與徒誦習講貫。以媚韜甫。韜甫賢而游揚之。積中乃取參同契。附入聖賢緒論。以文其術。咸豐六年。江表大亂。積中徙家北行。會中表吳某官山。東因依卜築博山縣。既而僑居肥城縣西北六十里黃崖山。山麓有莊。曰南黃崖。中黃崖迤北里許。北黃崖界長清。山形三面環拱。南北岑對峙。中廣百畝。積中謂北方當亂。此可避兵。築室山上。東省南邊。捻寇屢警。避地者稍稍就之。益以其術教人。吳某方宰歷城。為署巡撫清盛所昵。驟躋首府。吹枯噓生。咳唾可怖。而推崇積中不容口。於是官僚綠某師事積中寔多。同治元二年。捻寇深入東疆。積中壘石為兩塔。石築大砦山巔。引河水環山麓。市弓弩甲仗。設武備。

房。兵火適不及。汲引來歸者數十百家。積中謂從學者深戒恠財戀色。資裝妻妾。毋許顧問。積中以神自畜。不輕覲人。其自遠初來者。舍之文學房。令高弟吳某趙偉堂。劉耀東等。轉相授受。授讀所刊指南箴。五日一聽講。鄉農不能誦習。任其去留。從教者袒右臂。比屋毋許相過。朝晡饗饋豐腆。知賓執禮恭甚。而終日語默。以二女甥。素馨蓉裳。為高足女弟子。專屋列居。進謁者泥首九拜。如見積中。女高坐不答。雖吳某等莫敢抗禮。素馨本太谷孫婦。早寡。蓉裳適吳姓。均依積中居。事秘不具述。積中為祭祀堂。以禮神。歲有常期。恒以深夜參拜。升降禮節繁縟。素馨蓉裳盛裝挾劍而待。旃檀燎燭。熏赫霄漢。數十里外。望其光。鄉愚輒稱張聖人。夜祭。顧非其徒。不能入窺也。黃崖地固荒僻。近且成市。置田築室。棟宇鱗次。積中資計日溫。自肥城之孝里鋪。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鐵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安邱濰縣諸處。皆列市肆。取名泰運通泰來泰祥泰亨。千里間指麾使令。奉若神明。遠近稱張七先生。而不名。如吳某耀東數十輩。并不舉其姓。相語以七先生而已。四年九月。濰縣民王小花者。治裝盡室徙黃崖。知縣靳昱怪之。掩捕小花。上言臺司。窮究其事。巡撫閻敬銘。委員孫禧與肥城令鄧馨。詣黃崖。見積中。鬚眉鬻鬻。言論娓娓。比戶耕讀相安。稟覆臺

司事遂寢。洎五年九月，益都令何毓福、訶縣民冀宗華等，糾眾謀亂，以告青州守閻廷佩。相與率役掩獲宗華，及冀兆棟。訊言同黨有冀雄，及臨朐人郭似圖、濰縣人劉顯庚、劉洪鰲、陳壽山。同師黃崖張琪，師命集人馬。期九月十月間舉事。顯庚、洪鰲、雄聞捕亡匿。毓福索城內藏兵仗處，得刀矛數事。及四言逆示，臨朐令何維堃、方謁府。馳回掩捕，似圖、洪鰲等槍傷兵役，奮格纒之。及劉玉洪鰲子、曾四野鬼、劉沛霖、王提三、陳午、侯倫等，訊言周宗華。復有同黨劉名教、闞益成、劉元泰、李希剛、馬相喜、江沅、謝傳賢、徐成倫、劉國榮、冀華安、劉五、王佩阮等，均結盟師。張琪期十月十九日陷濟南，再陷青州。令似圖、洪鰲集眾，至期趨省。維堃復掩獲益成、相喜、江沅、國榮。廷佩督知縣魏正藻鞠之，皆實報聞。布政使丁寶楨檄巡捕官唐文箴單騎詣長清，與知縣陳恩壽入黃崖，諭積中八省自白，念其老且世大家，無意殺之也。二十夜，文箴等入山，吳某方治裝將發，文箴等以見積中告。吳某言七先生游五峰未回，俄一人急遽入，持細字書授吳某，某變色促文箴行。文箴等上馬絕塵而馳，尾追者殺，僅從黃紳鄧馨甫入峒，聞礮聲馳回，而馬豎被殺。時敬銘駐軍東平，得報疑之，其子紹陵固山東待次之知縣也。馳檄諭以益都臨朐所稟情詞，責令隨藩司員弁赴肥，奉父出山自白。

並言事關叛逆。不能中止。平民犯法。尚須詳審。研訊斷無據一面之詞。即為定讞。不問有無。汙枉。即行加兵之理。不厭反復詳示。以免誤于輕發。儻受匪欺弄。拒寨不出。大軍一至。不難入山。毀砦。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該員亦將無以自明。時紹陵先期乞假赴揚州。實已入砦矣。繕諭屬吳某付之。復出示十數通。張砦內外。二十六日山巔。轟紅旗一。砦牆遍立尖旂。砦前純黑。砦後純紅。緣道運薪糧煤燭。入山相屬。夜有數百人焚掠長清之下。巴貴德馬家山。黃花園辛莊。肥城之石岡東張莊。奪鄉民羸馬。又武定鹽棗。載兵仗。自大清河泛舟。艤孝里鋪入山。四垂聞礮聲。黃崖南北中三砦。居人。均徙山巔。砦隘安巨礮。敬銘慮各縣上言過當。檄道員潘駿文。詣黃崖。先駐孝里鋪。再飭吳某招積中。再而三不出。越四日。竇楨輕騎詣長清。令吳某與知縣林溥入山。諭積中。至則不得入。逆跡大著。駿文移駐平陰。報聞。於是敬銘率參將姚紹修。兩營為前軍。游擊王正起。四營次之。知府王成謙。八營又次之。副將王心安。三營為繼。駿文率千總王萃。騎兵。勘入山路徑。十月朔。諸軍布自水裏鋪。常家莊。虎林坡。張家莊。崔家莊。小紫石山。傅家莊。滿井峪。段家店。五眼井。兀子山。尹家莊。王家莊。西南繞北。出正南。環山進逼。步騎萬二千餘。騎兵擊匪。水裡鋪獲勝。紹修軍乘勝入山。有

卡一匪隊守之。轟擊兩時。久不得入。紹修縱巨礮摧之。殲匪十餘陣。斬匪目劉耀東。正起由東山。僂道銜尾進。焚其搯隘卡棚。獲火器軍械旂幟號衣。諸軍皆登山奪隘。斷汲道。再飭吳某作書招之。越五日。吳某先遣之韓姓回。出積中復函。詞意狂詩。一函云。來函責我不肯出山辯白。甚合我心。但近日苦衷。有急欲為吾弟告者。兄平日淡於榮利。肆志讀書。以世亂未平。隱居求志。無如韜光未久而處士虛聲動人。聞聽相從執贄者。不絕於門。其間雖多善良。亦有悍鷲。兄既未能慎之於始。遂欲以德化之。使胥歸於正。此兄實有交不擇人之過也。然來東十載。何敢一事妄為。乃去歲以濰縣之王小花橫加牽累。今年之冀宗華。妄被誣攀。然此事之來。若椒園伯平以一函招。必挺身投案。絕無留難。兩君猝以兵來。幸適出游。未遭毒手。不然已陷於縲紲久矣。伯平雨亭。復夤夜進兵。示人莫測。以致莊眾格鬪。傷弁兵。兄自知大禍臨門。一身不免。亟欲束身司敗。不望雪我沉寃。奈及門桀驁之士。遂邀不逞之徒。劫我主盟。苟全性命。兄禁之不得。逆之不能。數日以來。躑躅山隅。悶損無似。及大兵臨境。兄欲出而剖白。無如伊等洶洶。不肯束手待斃。禍已至此。無可言說。本欲引劍自決。無如及門在外者甚多。聞予寃死。定不甘心。一旦逞彼之兇頑。則各處生靈。俱遭塗炭。兄

亟思乘機解散。但人數眾多。虎豹豺狼之性不少。須寬我日期。請暫將大兵撤出山外。俾得反覆陳詞。婉言解散。若一面進攻。一面招納。則上憲不能示人以信。因獸猶

鬪。兄又何辭。能勸諭諸同人耶。特約畧陳其大概。自此五日。無一人出山。報固鄧

平陳思壽號雨亭唐文歲號敬銘再示招撫。敬銘再示招撫（若內民居自行投首。概不加誅。張琪始則閉匿不

出。繼則入圩自守。並出山焚掠。抗拒官兵。罪無可逭。能縛獻張琪者。破格給賞。張琪

孤身老詩。豈能禁遏眾人。全在爾等。無為所惑。大兵已集。勒限兩日。各自謀生。即張

琪自行投首。亦曲施法外之仁。傳入岩內。汔無一人出者。若牆火器與官軍互及。

營勇時有被傷。忿恚已甚。敬銘慮玉石俱焚。令諸軍暫毋進攻。是日紹陵出謁敬銘。

予限次日。遣送官僚居民名冊。再令吳某為書。許以不死。令諸營將校各挑一隊赴

岩前。建尋文白旂。朱書脇從罔治投降免死。曠夕積中。又書覆吳某。言人心洶洶。不

能舉步。須從緩造冊。而民間傳述。匪計緩兵。已遣謀密召武定鹽島河西捻匪待外

援出竄。時捻氛犯曹南。詳另卷各州縣並銘鼎軍來書。獲捻謀亦言渡河赴救黃崖。敬

銘撫膺而歎。傳令進攻。申誡毋妄殺。於是成謙軍由西山上。正起軍由東山上。鈎梯

攬牌俱進。若匪死拒槍石交下。傷弁勇數十。血雨流注。呼聲撼山。成謙軍連縱開花

砲墻崩斃匪甚衆。若中燭炤四合。紹修軍由若西攀墻上。參將曹正榜擊懸崖為墜而入。匪猶死守。正起軍稍怯。手刃三四人。奮勇由若東鑿墻而登。匪磚甃都盡。槍砲不絕聲。千總萬年清張福興負傷頂踵浴血致死。孫升墻。匪徒手推墮十餘。正起軍已入。紹修正榜西路跡進。匪不支持械巷鬪。心安等諸軍合擊之。斬悍匪七八百級。奪路奔出者為扼隘軍參將宋延德都司李元游擊郭大勝所斬。少得脫者。殲十七百餘。墜崖顛谷無算。流血成川。積中紹陵戚屬男女均焚誅。合若死鬪無一生降。寄居官僚及弟子等男女二百餘。有一室為灰燼者。其堅頑如此。存婦女幼穉四百餘。婦有形色灑然。笑語如平常者。獲弟子韓美堂數輩。皆願從師死。訊無他詞。吁可異已。烈焰中收得黃色帷幕違禁物。及鉛塊硝磺。出積中首於灰燼。梟之。奏聞奉旨嘉獎。陞賞有差。敬銘入山屢勸。徽州縣等查封逆產。州縣先後上言。均於大兵未發之先。九月二十六日。同時扃遁。千里相應。如是之速。敬銘奏畧言。一。張積中素乏才名。祇以偽託詩書。高談性命。乃至縉紳為之延譽。愚氓受其欺蒙。其家本無厚貲。來東不過十載。遂能跨郡連鄉。徧列市肆。挾術誑騙。收集亡命之資。從其教者。傾產蕩家。挾資往赴。入山依處。不下百數十家。生為傾資。死為盡命。實未解所操何術。所

習何教而能惑人如是之深。據武定知府張鼎輔訪聞入山匪類多有巨猾如文生張洸漢張鈴閣尤為著名。鹽梟首捕久未獲者。入山非止一年。此次聞亦殲斃。又查得逆書一冊。悖謬乖妄。離奇怪誕。近則眾口傳說之妖術邪法。不一而足。事無確據。弗再查究。獨怪其悖謬如此。而臣從前再四訪問。率稱為讀書之士。良善之人。臣自慚聾瞶。實亦人心風俗之大可憂也。逆信逆書。送軍機處查驗。於是督諸軍回東平防河。寶楨駐黃崖。辦善後。毀其若屋。令登州守豫山及陳恩壽資遣難民。任勞任怨。全活甚眾。至今頌聲不衰。

周星垣(稱空同子)之術。似出於林三教。林生明之季。以禪宗陰道混合姚江別派。吳人程智(學者稱雲莊先生)實倡導之。從游慕盛。再傳而貶。其徒仍私相傳播不絕。星垣殆燃其餘燼者也。入室弟子。積中外尚有李某(字龍川)等。黃崖事起。相率韜晦。幸逭于禍。顧皆耆學工文。舉止修飭。非朱方旦王樹勛之徒所及。黃崖一劫。孽固自作。然亂世據險自保。未必即存異志。特依附者眾。又習為詭秘。不知斂戢。致疑謝公為山賊。目伍生以妖人。遽膺大謬。誅及婦豎。吁可悲矣。同時有諸暨包氏。亦以寇氛四迫。擁眾守捍。道路流傳。亦多神怪。乃一

膏賊鋒。一攫國憲甚矣。丁此時者之進退靡谷也。使積中生信仰自繇之政府。下。即不逮摩訶馬丁。何遽出摩門公同諸宗下。且流血殉教者幾及萬人。是何魔力。亦他日支那宗教史上一大紀念也。比來楚粵之間。頗有倡儒墨佛耶一元之說者。雖不久得禍。而世多稱道。獨積中齋播道殖民之志。夷名于黃巾白蓮而不獲一伸。枯菀之集。裘葛之用。亦有幸有不幸耳。事具山東軍興記及鷲砭軒質言。此篇即從軍興記錄出事迹稍詳。而予所聞諸友人清河君者。則與此多歧異。清河君宦京邸。與李之徒汪某同官。示以星垣師弟遺書。并語被禍始末甚具。君鈔得龍川詩集一帙。而加跋焉。爰附載於後。又益以程智傳略及結埼亭文二則。以供耆奇者之蒐輯。人附識。

(天山清辨節錄)明崇禎間。吾吳有程智者。字極士。一字子尚。自云伊川十七世孫。家貧。十九尚未識字。一日忽作奇想。言父母生我此身。但知眠食。與牛馬何殊。遂欲究厥本來。棄家往投某異僧。久之不聞一語。因登山大哭。或歌或笑。人皆以為病狂。忽從靜中得悟。如夢初覺。欲辭僧行。僧曰。明日當說法。可早至。至則以杖打僧。喝云。咄。咄。窮漢回來做恁生理。僧愕然。即退座。智還下山。取

儒書徧閱。皆成誦。見論孟曰：聖人之糟粕也。見三禮曰：形器也。見大學中庸曰：近之矣。然猶條目耳。見周易則大喜。鑽研忘倦。學衍數一月。慨然曰：道在是矣。遂通三易而論之。著大易說中庸解準神等篇數千言。士大夫山人野老多從學焉。稱爲大易師雲莊先生。學者曰衆。乃築室於齊門外負郭五里。顏曰一中易廡。而陽山亦有講院。至本朝順治間。齒高矣。而講學不輟。當智下山時。僧欲授衣鉢。不應。後僧念之。遣沙彌招之。智曰：我無事見師。師念我。可過我。沙彌歸報。僧即來。與談三日。僧轉請爲弟子。而受學焉。智於夙所未見之書。輒能辨識。一日在道流所觀符籙。輒曰：某符當不驗。道流異之。往信州張真人處證之。果然。始歎服。智曰：符者古大篆之草書也。大易連山中有考召鬼神之術。大禹嘗用之治水。驅役萬靈。後藏之名山。在鶴鳴山者爲張陵所得。書符必備五行。若符不備。故知其不驗。若此之類甚多。不可殫述。智所著書。門人俞子受。孫大來。熊焦占。袁公望。朱顯瞻。湯啟新。各有記錄。最後及門有馬衍者最劣。則竊其說而譸張。觸禁網。智僅一子。山居甚貧。遺書未刊。今多散佚矣。

結埼亭外編（書程雲莊語錄後）（初南雷黃先生嘗言同時有程雲莊者。倡教吳

郭之門。以一四篇言佛。三兩篇言儒。二三篇言道。乃修飾林三教之餘術。而別
自出頭地者。予思見其書而未得。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丈澄齋出其遺書
視予。三篇之外。尚有守白論。其言以公孫龍子為宗。而著定為十六目。其前八
目曰。一不著形質。不雜青黃之白。是為真白。此彼相非之謂指。指有不至。至則
不指。不指之指。是為真指。是非交錯。此彼和同。是為指物。青白既兼。方員亦舉。
二三交錯。直析橫分。是為指變。萬變攘攘。各正性命。聲負色勝。天地莫能定。惟
人言是正。言正之物。是為名物。惟名統物。天地莫測。天地莫測。名與偕極。與天
地偕極之物。其誰得而有無之。幻假之。是為真物。指而非指。非指而指。非指而
指。而指非指。是為物指。一不是雙。二自非一。隻雙二隻。黃馬。堅石。惟其所適。此之
謂物變。其後八目曰。不落形色。不涉是即。自地之天。地中取天。曰地天。統盡形
色。脫盡是即。有天之地。天中取地。曰天地。天地地天。地天天地。閃鑠難名。精光
獨透。曰真神。至精至神。結頂位極。名實兼盡。惟獨為正。曰神物。天地之中。物無
自物。往來交錯。物各自物。惟審乃知。曰審知。惟審則直。惟至則止。從橫周徧。一
知之至。曰至知。實不曠位。名不通位。惟慎所謂。名實自正。曰慎謂。彼此惟謂。當

正不變。通變惟神。神化惟變。曰神變。其宗旨則曰。天地惟神。萬物惟名。天地無知。惟神生知。指皆無物。惟名成物。公孫龍子之學。絕於世亦久矣。雲莊蓋參會釋老之言。附會之以成其說者也。雲莊之傳。如熊如灝。金貞輩。不甚著名。而正希先生為最大弟子。正希晚年禪學。蓋得於雲莊。其遺書又有易數定序。及著法定序十目。雲莊名智。字子上。一字極士。再題雲莊語錄。正希先生講學師歙人程雲莊。向口供。謂係同謀造逆。而定案時。則以查伊璜等三人。雖不比吳之榮之發覺。亦係首事之人。依律頒賞。故吳之榮。應官與他。給與朱莊各犯財產十分之一。查伊璜。范文白。陸麗京。亦稍頒給什物器用。余親見船泊慈感寺前。領朱莊廚桌家伙什物。約十餘舟載去。轉禍為福。真回天手段也。至康熙戊申夏。湖州府吳綺。豪華甚。查與之有交。帶女戲一班到湖。寓金婆樓沈敬所家。余友倪東萊名滄者。歸安學諸生。特投晚生刺。面詢吳六奇事。而查自述其情事如此。按鈕琇觚賸。王士禎香祖筆記。蒲松齡聊齋志異。汪介嘯旨記。六奇事。並與此大同小異。唯吳騫拜經樓詩話。據查繼佐所作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又云。世相傳余初有

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因謂出於傳聞之過。或以其既貴而為之諱。皆未可定。今考秀水沈起記。丐夫陸晉事云。武林畏吾寺山門之側。有異人焉。喜為乞。姓名不傳。破袋竹筒。每挂書一卷。倚徙市門。出書朗誦。見者笑之。東山查伊璜先生。曾叙其事云。庚午。余就秋試。寓寺中。偶出見丐。異之。急前揖丐。丐遂抗禮不下。曰。世無知我。公等差可與言。余固懇請釋丐而偕吾游。為之櫛髮濯體。解衣飾之。問其姓氏家世。不答。因從同乞者。得知其故。係新安世族。陸晉也。余同人中董治升。頗饒於資。乃迎養晉於治升家。強之就童子試。得高擢。及再試。偽赴而野脫。主人供奉甚豐。終不樂也。及謀於余。余曰。君家多大紀綱。勉集一鄉塾。請晉為塾師。出入民間。可自便。晉欣然從之。值寒食。晉假館事。過東山草堂。索余詩稿而去。至重九。余過治升家訪晉。治升嘖感曰。晉昨晨起。不告我竟去。不取束脯。棄其衣履。并東山詩稿亦隨之去矣。是後西北多事。傳聞不一。或云自浙而楚而豫而燕。出關東。遂為瀋陽人。竟不知所終。及東山累於淳案。拘繫司寇。相傳有於旗員之側。百口先生寃者。以是對簿時。筆帖式下階向先生問安。先生漠不解何意。既留北司火房。復有人

傳語云。公幸無恙。前所借詩稿尚在也。而晉卒不見東山。吳越人皆傳吳潮陽六奇。非也。按起為繼佐門人。所記似當得實。○壬寅秋。朱撫院委刑廳李煥觀風而夔。一以多奪梟梟與趙君宋相鬧。夔一云。莊君維莊左黃。為汝所詐。我費夔一不怕汝也。君宋遂扭夔一稟煥。煥云。我知爾為公子。何得如此放肆。眾友為之跪稟得釋。至癸卯正月。逆書之獄起。莊左黃李宏士輩俱與夔一至交。而趙君宋又與有隙。惴惴不寤。自二月至五月。逃居沈秋湄家。直至五月廿六。獄決。諸人俱死。始回來。○戈明甫者。烏程縣民。壯。專差牛稅。當稅牌。莊君維南。有油車當鋪。故戈時至其家。戈亦善事莊。故莊待之加禮貌。適南有釘柵。結甲事。在祇園寺公議。莊以齒長居首席。其下則金跂宋金漢充陸與。董幃儒等。約十餘人。在座時。縣中有差船十餘。駐泊。羣居小慧。謂人能到寺中。與諸人作揖就座者。眾當釀分設席。雇妓陪酒陪宿。戈云。我能之。即到寺見莊君維。莊素與往來。禮貌之。起與之揖。讓以賓禮。而其餘以次。照莊遜揖。拱之上坐。戈即辭出。眾差俱歡呼。釀分。未免聲張。而金僕在船者。與差船同駐。聞其事。即縛戈過船。候跂宋兄弟回船發落。眾差大窘。隨令人密報君維。君維即告金云。適

有一戈姓與寒家有表親分尊在城中住弟挽之完錢糧實非衙役也適其鄰居有差船到鎮附舟到弟處有所言故來至此弟與之揖承諸公皆禮貌之茲聞金老先生尊管縛之過船還求推弟薄面釋之金昆弟原未嘗知即喝僕輩釋之戈得周旋體面銘感異常故壬寅冬烏程縣押莊左黃取保已有莊氏生員五人必要無前程者一人徧求未得其人戈感恩即時應命俄左黃即逃至京而戈竟以縱放重犯殺身也○陳永命旗下人壬辰進士由庶吉士轉部屬升湖州知府居官甚嚴酷且貪其房師李廷樞以明書輯畧構吳之榮起逆書大獄壬寅冬永命奪官去至山東臺覓莊聞吳之榮首逆書事懼罪自縊死店中後追其尸柩到杭州磔尸為三十六塊其弟江甯知縣陳永賴亦斬妻子俱配旗下為奴○李廷樞江南震澤人丙戌進士由庶吉士陞編修歷浙江糧道與歸安縣知縣吳之榮相惡時例浙有兩糧道一則押糧舟進京一則在省督次年運壬辰冬押糧之道旗下人在省者為廷樞之榮以廷樞未當事餽禮甚菲廷樞怒責之之榮遂大詬詈廷樞因與歸安學諸生張枚生名辰生者素相識遂託之尋之榮款送廷樞揭參之榮知其情乃脇枚生尋廷樞款亦對揭之

於督撫兩皆題參革職俱審實擬絞在獄五六年後遇恩赦免死遂復與之榮聯姻因而起逆書之禍後審時以廷樞不自為發覺乃轉託之榮責四十板將擬以罪之榮為之苦懇謂非廷樞以書託我首我何由首發彼因病不能到京耳乃免其罪而以書估王雲蛟處斬○吳之榮江西撫州人順治庚寅任歸安知縣有才而敢作敢為糧道李廷樞揭參之庚子年遇赦出獄坐贓八萬時刑廳所任之書辦施鯨伯向係縣糧書為之榮寵任者隨即以里民出名謂感吳恩德情愿樂輸乞令吳到湖贖可立還煥為之具申督撫允詳之榮遂至湖州擇人而噬富民大家卧不貼席日日捏人拷詐多者數千少亦累百在湖三年所詐之贓約數十萬最後思詐莊允城朱佑明等不遂而有首逆書之事流毒數十家殺人無算○李煥甯國人壬辰進士初選江西某府推官分房取中張貞生後為戊戌科會元因丁艱起補湖州府推官順治庚子春至任居官甚風力言詞慷慨上官甚重之惜傾聽衙役遂為書辦施鯨伯所誤莊允城明書為趙君宋通詳到案刑廳為督撫耳目遂重賂之其詳文批出這書送呈通政司禮部都察院三衙門後事發三衙門重費隱諱其事因欲滅其口讞詞遂云

李煥故批三衙門字樣擬絞而死。○譚希閔字九子揚州人。丁亥進士。任浙江推官。甲午分房。取中吳光沈。鬱凌焜。潘嗣德。後升卿貳。至康熙壬寅夏。未任湖州知府。居官清慎仁慈。不數月而逆書案起。都中差滿官到湖。弔板譚尚未知此事。審時謂汝為知府。乃不知府內庫中事。問庫吏周國泰。則云交盤冊上寫明。蓋國泰即前任陳永命之通賄者也。因即擬絞。於五月廿六日同李煥王兆禎俱死於杭州錢塘門外。○李繼白。乙未進士。為蘇州游墅關主事。以買明書處斬。以藏書之家不行首發也。其餘買書者亦皆盡斬。以未詳名氏不記。○陸璘字湘遠。南潯人。出入莊君維之門。明史紀畧璘為總裁。尋館於蘇州之徐氏主人富而有勢。璘淫其閨女。主人恨甚。重費以劣行告學道黜革。批府陳永命究擬。此庚子夏事。君維刊去其名。而不意刊去反以為福也。○陳寅清榴龕隨筆。烏程朱文肅國禎。致政家居。留心史事。所著有大事記。其已付剞劂者。謂之史概。未刻者尚多也。祕藏於家。後因寇盜。有莊氏賃朱氏之居。其子子相廷鑿。偶見此書。竊為己有。招集知名之士。妄以己意增損於其間。而朱氏原本遂泯沒矣。子相既死。乃父君維允城於鎮北圓通庵。召匠刻之。凡五年而告成。號

曰明書不知利害。冒昧從事。且自以為不世之業。誇張其事。一時趨附。名於其間。豈知遂召大禍也。先君子每扼腕太息曰。可惜文肅公。一生心血付之東流。然取非其有。立名非真者。定有奇禍。天理昭昭。可畏也。○朱氏之書。至啟禎兩朝而止耳。竊之者。子相也。續之者。所聘諸子也。受其子臨死之屬。而必欲刻之者。君維也。與其幼子左黃廷鉞無與也。左黃一紈袴少年耳。當科試不得意。其妻為買妾以娛之。建百尺樓於後園。雜植花木。日與文士豪飲於其中。刻百尺樓詩草。乃父聞之。弗善也。後為兵備使者所賞。相見留茶款語。父乃大悅。及父就逮。左黃隨護維謹。及見司敗。已喑不能言。乃頭觸獄門而死。左黃頭棘。無可為計。疾馳至通州。而籍沒之令下。族屬無噍類。兼及朱岫。岫湖濱人家。故微賤。以入貲貢。凡商賈經營。無不貸其金。冀三倍之息。以此自雄。其視令長蔑如也。言利析秋毫。而於文墨之事。則無涉也。亦以得罪歸安令。指為逆書有名。並其三子俱就逮。家人鳥獸散。封樁庫廩。盡入於官。左黃知事不可為。恐累及親鄰。遂自呈身。是時部撫司道郡縣守令僚佐俱在潯鎮。以居民作公館者十有一所。聞左黃歸。蜂擁之去。絕無他言。惟有皈命投誠而已。惟力辨與朱岫父子無

涉始終無異詞。當事者莫不偉之。至於朱响素行。以貨傲晚一世。父子駢戮。妻孥皆徙極邊。非不幸也。○莊氏居淥未久。因其饒於貲。故世情不替。初發難。為歸安令。令吳姓。故墨吏也。不過為恐喝之詞。以幸升斗耳。而君維即挾書入長安。草疏欲上陳。輦下諸公。曼詞慰遣之。時予居西村。君維歸。以疏稿示余。自以為無恙矣。而墨令乃捃摭其書中悖亂之語。以達於部使者。部使者不敢隱上之於朝。而獄不可解矣。○聞之前人曰。書中無志表帝紀世家。止有列傳。即王陽明一傳。有上下卷。共三百餘頁。其冗長無體裁。可知已。所謂三長五難者。安在也。○事在辛丑之春。決獄在癸卯之秋。潘吳諸子在獄。日以賦詩為事。時余寓鳧溪。而戴子芸野笠館於廟址之南。相距里許。時相過從。得見諸子傳出音訊詩篇。及既授命。芸野為潘吳立傳。獨於左黃。則言其少年游冶。至於慷慨激烈。力辨朱响之冤。則未之悉也。余為備述其故。芸野始為改竄成篇。是夜余夢已身在一荷亭之上。左黃在水次。搏願謝余。余急起掖之。則已沉水中矣。次日與芸野言。共嗟異之。○蔣西宿麟徵一字韞文。為蔣儀仲之子。姬載先生之猶子也。詩文敏妙。風儀秀穎。莊氏招之。初不願就。為貧所累。不得已而赴命。

之作文不容留稿。恐其竊歸也。并禁其出入。苦不可言。痛哭辭去。後竟及難。張文通館於莊氏。草稿皆作細楷。時子相已死矣。張以有明一代理學諸儒。無人作傳。故勉應之。亦不虞其至是也。聞其膝上有淡墨痕。成都楊慎四字。○張非仲雋。一名僧願。一字文通。為博士弟子員。於經史百家。無不得其旨趣。所與游皆名彥。樓居積書甚富。手錄者千餘卷。擁列左右。已則坐卧其中。後為莊氏所招。作有明理學諸人傳。其稿另錄出。名曰與斯集。禍未發時。已知其非。逃於僧舍。年已七十餘。丁母憂。竟然編素。有詩云。空樓獨夜雨淋淋。却把平生細較量。灾異日新憂患短。非歌不足寤思長。曾無入巷哀王烈。徒有拋娘學范滂。好个與斯題目在。輕謳緩板赴排場。就逮時。談笑自若。與潘吳諸人同死。所著有西廬詩草四卷。○董誦孫二酉。少有神童之名。學問淵博。與周安節相善。倡和甚勤。詩箋書法亦精妙。史事發時。沒已三年矣。發塚斫棺。子濯萬學。沂九歲。有感懷五言古詩四章。顧茂倫為之跋。亦英品也。及禍至。從容就縛。士林惜之。○潘力田。禮章。居平望。藏書千卷。善著述。有松陵文獻十卷。今樂府二卷。行世。與吳赤溟。炎有志作史。而未有成書。其就莊氏之請。非所願也。授命之際。談笑自

若真傑士云。○韋元介全社。一字真長。弟次申全祐。進士青岑明傑之子也。祖鏡臺先生。精岐黃之術。元介先卒。次申被難。○茅鼎叔元銘。鹿門先生之孫也。以明經為學博。少有文名。試每高等。與章諤臣上奏陳閩仙駟吳大雍盤四子。齊名。偽書編纂。僅數月耳。已而之任。逮於任所。○南昌黎博庵元寬。督學兩浙。年高望重。逆書有名。督撫移檄兵圍其第。全家抄沒。○茗城李霜回令哲。逆書有序。被逮時。適其家有慶祝之事。親族七十餘人。悉被擒至官。以漸訊免。○吳心一者。尋上董氏之僕也。少時竄身徐氏。欲讀書。遐周先生怒之。必欲令入府供灑掃之役。此子徒跣哭請于先祖。遂受業門下。得列青衿。聞莊氏有史事。心豔之。得列名其中。亦被慘戮。曾有唐詩之選。吳方翰系為之序。幸郡尊廖公昭雪。得以無恙。○刻工湯達甫。刷匠李祥甫。亦為飢所驅。禍亦及之。○齊康成治。為博士弟子。好學能詩。子相以脯修招之。其約已具二十四金矣。後批曰。果能專精勤敏。則願加六金。遣僕送至。齊覽而訝之。遂堅不赴。以免于禍。後以資為學博。○潘友龍爾瘦。慷慨有風致。能文工書。莊氏慕之。列其名于簡端。偶與君維有財帛交。以致詬君。維怒。削其名。得不罹禍。○所列纂錄諸子與余有交。故

略序其概其餘不相知者不及錄也。按湯達甫旌德人。見順治十五年重建

張王廟碑

（全祖望江浙兩大獄記）本朝江浙有兩大獄。一為莊廷鑑史禍。一為戴名世南

山集之禍。予備記其始末。蓋為妄作者戒也。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

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刻行於世。未刊者為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

以稿本質千金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

指斥。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藉此作起復地

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

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

郎出讞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

并及其四子。令哲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

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

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

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尚衡賄讞獄者。委過於初申覆

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泣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許墅關權貨主事李尚白。聞閩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鄰一朱姓者家少待。及書賈返。朱為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鄰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為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甯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鑑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並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董志) 莊廷鑑。莊廷鑑。其先震澤陸家港人。俱明諸生。素饒於貲。避盜遷潯。即開質庫於潯。值明末寇亂。一日。鑑妻攜婢探親。途遇寇掠。婢去。不從死。鑑妻遁歸白。其故。旋自縊死。鑑憤悼不娶。謂古人憤而著書。思作一史。以傳於世。會朱平涵公之孫匱乏。持史概續稿詣莊質庫。典銀五兩。鑑喜甚。即浼其西賓嚴謀。集諸

同人錄之為藍本。延查伊璜、董誦、孫潘、檀章、吳炎、吳敬夫、張西廬諸名宿刪定。纂削稿成付梓。朱雲鴻字佑明，佐其刻資，署名清美堂藏板。適歸安知縣吳某去任過潯，叩朱告貸。朱遣子持白銀百金往。二子忽其休官，將銀自入私橐，竟拒之。吳至吳江，於坊間得是書，即往吳江縣呈首。事發，凡書中列名者皆伏誅。而朱與莊俱遭大戮。

（翁廣平書湖州莊氏史獄）此事諸家所記有異同，余乃取其近理為正文。餘附注焉。（盧仲山記）多差謬，本不足錄，恐見者為其所誤，因附注以辨之。○吳興之南潯鎮有莊氏九龍焉。九龍者，莊允城與其弟允坤、允珠及子廷鑑、廷鉞、允塚、子廷鑣、廷鑿、廷鏡、廷銑俱以才名著。故時比荀氏八龍。世居吳江之陸家港。至允城始徙南潯。允城字君維，明季歲貢生，為復社遺老，善望氣術，偶過南潯之夏家園，見金銀氣甚盛，遂購居之，獲藏金無算。（見無名氏《湖濱雜記》）允塚名不詳，以明末江蘇督學全案得之。時里中有朱佑明（一作民）者，父為木工，與鄰寺老僧善。父死，佑明給使寺中，偽為馴謹僧，信任之。先是有湖廣商人擁厚貲，因寇氛路梗，以銀置桐油簾中，寄僧舍。約曰：俟我五年不來而後售。

適市中桐油價倍。僧命佑明售其值以待。佑明發麓得銀驟富。誑僧以獲窖金。閱七年。商人至。就僧索桐油。僧曰無憂。佑明長者。不我負也。同造佑明。佑明歡迎曰。賴客實得厚其息。請以原數歸。僕取其羨幸矣。商大喜留飲。竟醉。同宿東軒。夜半。率健僕刺殺商。且及僧。僧曰。吾為德於爾。殺之不祥。佑明曰。大恩難報。舍之不祥。僧曰。休矣。二十年後。與汝了此公案。竟殺之。一長洲顧燮儋瓠消暑閒記。朱送客居別莊。宴飲無虛日。客樂之。月餘燔其莊。僧與客俱死。當湖盧仲山紀。茗中獄事。佑明父為木匠。曾得其客寄僧舍桐油中銀驟富。後客來索銀。朱不諱。盡還之。客喜而去。朱密令家丁伺於百里外。殺而奪之銀。按顧說似合。知其事者。畏而不敢發也。嗣後佑明家益饒。所為愈恣肆。里中士夫羞與往還。嘗緣曹村金相國締姻。相國送女至。佑明別起華堂。盛供張飲饌。極山海之珍。相國顧語客曰。美哉室。惜題署無鉅公長德。佑明聞而耻之。買得故相朱公國禎清美堂廳事。其額則華亭重宗伯書也。乃去故相款署。而加髯焉。白鵲山房紀事。佑明以女妻莊廷鑑。廷鑑字子美。年十九。中拔萃選。一湖濱雜記。旋目盲。一盧氏紀事。云莊氏之子曰君味者。有才而目盲。一謠。因思史

遷有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之說遂欲著書成一家言初故相朱公嘗取國家大事及公卿章疏誌狀命胥鈔錄數十帙(顧亭林集)鮫埼亭外編(消著閒記)其書曰史概題曰清美堂湖濱雜記購得處士朱不遠史概未成稿吳赤溟文僅曰烏程之史概(廷鑑得之爰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為明書書垂成而廷鑑卒無子其父允城流涕曰我當先刻其書而後為之置嗣)亭林集(參)及貫齋遺稿(佑明力任剝刷書刻清美堂藏板欲附名以傳也)盧氏紀事(書印出者四十餘部後知有忌諱語以重價購贖僅亡其二一在朱佑明家一在吳之雄家)謠(書凡百餘冊所附參訂姓氏二十四人皆一時知名士實半竊其名而列入者先允城之京師客其舅氏吳尚書默邸夜夢梁間白鳳飛來求救明日吳閱大辟囚文案有盜名梁飛鳳允城以夢告遂釋之允城復給金帛并書薦於某總兵從征湖苗有功仕至兩浙提督因感允城恩約為兄弟時至允城所建百尺樓中辛丑歲有烏程令吳之榮者年二十餘以賊繫獄遇赦得出嘗有求於佑明佑明不即見屬門客延之入宿東軒見廷鑑所著書多忌諱語遂持以要賂(見鮫埼亭外編)又(盧氏紀事)佑明很戾如其父偶被塾師所嘲

欲閉門殺其師為館僮所泄師挾其書踰牆而遁首於江甯總督莊與朱費數萬金重錮其板板追入官而坐師以証知此事告訐者不獨之榮一人也。允城欲許之梁飛鳳曰踵此而來蓋子之產不足以給也遂使部將驅之境外。湖濱雜記（盧氏紀事）莊氏有通家為浙江按察使未之官先至莊氏訪利病莊以革職令吳之雄為地方害及涖任即逐之。於是之榮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允城並納重賄以免。是年廷鑑已死亭林曰諸大吏右允城不直之榮。乃稍易忌諱語重刊之。之榮計不得行特購初刊本（全氏外編）遂入京上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全氏外編）遣刑部侍郎執廷鑑之父允城及其兄廷鉞與弟姪等之列名於是書者十八人皆論死（湖濱雜記）即逮允城至京今三法司訊之允城音已啞蓋之榮陰使人藥之也壬寅冬允城死大理寺獄明年春復遣官至杭窮治之。允坤死於成書前不列名不坐而發廷鑑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并坐朱佑明家（盧氏紀事）鞫問吳之榮朱相公者為誰之榮未知相國也。因嘗有求於佑明而不得即以佑明當之且以清美堂為證也。參訂二十四人中吳江董二酉死二

歲剖棺判其屍張雋投水死（雞窗叢談）胡某逃匿海濱為僧海寯查伊璜識拔吳六奇於未遇時。至是為兩廣提督遂奏免其罪海寯范文白亦免或謂亦六奇救之也（湖濱雜記）參（賈齋遺稿）烏程閔毅夫聲仁和陸麗京圻已繫獄而得釋（閩本南雷文約）（陸本遂初堂集）其餘歸安茅元錫方為朝邑令吳之鏞之銘兄弟吳江吳炎潘禮章等十餘人并刻書鬻書者同磔於杭之粥教坊時癸卯五月五日也作序者禮部侍郎李令哲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哲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余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將軍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減罪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朱昌祚胡尚衡賄讞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故烏程歸安兩學官並斬而朱胡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絞許墅關權貨主事李尚白（松陵文鈔）作鄴人李繼白好古文坐權吳關一聞閩門書肆中有是書遣役購之肆鄰朱姓者為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估及役斬於杭朱姓者以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其列名之同產昆弟子男年十五以下者並妻子俱論戍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遣戍者百

餘人（全氏外編）參（亭林集）又（觚賸）作死者二百餘人誤并戍者而言也。張石里紀事。屠戮數十百家。盧氏紀事。江甯總督及湖郡守烏程令皆坐斬。死者共數百人。其流徙及入官者千餘人。按人數當以顧全二書為正。盧記甚譎。且江甯總督與烏程令皆不與入此獄也。一吳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石里紀事）之榮居京師。生人面瘡蔓延。徧體醫言割去初發之一。則皆愈矣。乃忍痛割之。而諸瘡咆哮如故。復次第割之。磔肢彎體。楚痛哀號。宛轉累日而後死。（盧氏紀事）之榮以發奸加道銜起用。見被殺者多。亦痛哭追悔。至武當山建壇懺罪。為神所擊。伏不能起。昇歸。疽發於背。洞見五臟而死。當獄時。浙之大吏與刑部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故知有冤者不敢上雪也。一莊氏及參訂諸人在武林軍獄時。雖受桎梏之苦。而滿州佟將軍頗加防護。飲食供奉無或缺。尚得以詩歌相倡和。就刑時。諸人有作絕命詞者。佟將軍搜其遺草摹刻之。共六石。今惟廷鑿一石存焉。廷鑿字美三。詞翰俱妙。有豚犬縱難全覆卵。糟糠豈罪及。然其一氣潮迴江上月。全家淚灑武林春等句。潘吳詩載觚賸中。吳有贈美生詩。即美三也。廷鑿字佐璜。

才華最富。七歲能詩。著有百尺樓詩稿。有檣杌。有名終累楚。鵬夷無後。可留齊之句。罹禍時年二十四。茗上詩鈔選其詩。作嚴三史。虎邱志作嚴戊云。當發難時。其友朋親族奴僕之為存孤計者有數人。一為馬要。沈修若。匿廷銑一子於家。家人恐禍及。修若曰。急難相救。正在此時。若學他人畏避。安賴此親戚為。蓋所匿者其外孫也。一為吳淩馬价人。素任俠。與廷鑣善。率拳勇數十人。從檻車中奪廷鑣少子。認為己子。邏卒并逮价人。三受三木之刑。無異辭。遂率其少子以去。莊君佩者。允城從弟也。獄急時。君佩竭力營救。并給衣食。復盡收十八人骸骨。歸葬於祖塋之側。莊西雍允城族子。在都知難發。命善走者曰馳五百里至家。使區處後事。越五日。邏者始及門。廷鑣長子濟字曰麟。十歲補博士弟子。以文名。遣戍潘陽。震澤沈鍊至戍所。設奇運策救之歸。濟更姓王。有半硯齋詩稿。沈鍊見縣志。孝義傳。其三僕及僕婦乳母五人。皆廷鑣家人。一曰計阿翁。廷鑣妻潘氏媵僕也。阿翁隨潘至戍所。事主母。備嘗荼苦。主母死。土人欲火葬。阿翁以死爭得免。乃收拾遺骸。走萬里歸葬。一曰高僕婦。高兄弟二人。亦隨主母及小主人同戍。二人觸瘴死。其兄之妻在家守節。半硯齋稿中有高僕婦一篇。

一曰松江乳母朱姓。或曰謝姓。曾以珠籠匿廷鉞三歲。子繩武遁跡松江。與其夫紡織以為食。後莊氏求繩武歸。及長。思報乳母夫婦恩。竟不可蹤跡。一湖濱雜記。余按莊氏史事。亭林集貫齋集。觚賸皆載之。邑志亦及焉。貫齋於莊氏兄弟。不置褒貶。仲山則以才稱之。亭林則曰。不甚通曉古今。其書冗雜。不足道也。又曰。余一至其家。薄其人不學。竟去。是以不列名。獲免於難。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潘吳以才名素著。列之。參閱實未嘗受其聘也。一盧氏紀事。一吳江潘檉吳炎等。以莊為守財奴。未受其聘。徒以名重。援入參閱。一有周恭先者。既受聘矣。以他事為莊所擯。亦免于難。一盧氏紀事。余攷前代以著作賈禍者多矣。國朝有莊史及桐城方孝標二獄。孝標事僅見全謝山結埼亭集。亦未能詳也。莊史事記者頗多。不無同異錯雜。因總述其始終如此。夫允城以救梁飛鳳之故。其禍即發于飛鳳。查伊璜以識拔吳六奇之故。而六奇即有以免其禍。報施之不同。有如是耶。余聞之。榮任烏程時。頻過佑明。佑明一見即咄咄稱怪。以其貌似寺僧也。及史難作。逆數殺僧之歲。正二十餘年。一白鵝山房紀事。一又聞莊氏後人曰。史難將發時。南潯市中。忽有若風顛者。走呼

三日曰朱氏絕莊氏滅（湖濱雜記）是知易所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淮
南子所云掘藏之家必有殃者洵非偶然矣（管庭芬跋右翁海村徵君館潯
溪時所著莊氏史獄記其中有可疑者四焉佑明之害湖商與僧僧曰二十年
後與汝了此公案然史難為吳之榮發于順治辛丑相傳之榮後身即前之僧
人其年數亦相符則害僧當在崇禎十四五年間豈有一市僧殺人皆側目
而無敢入告有司任其漏網則可疑者一商之寄銀七年而後來取則寄銀當
在崇禎七八年間時湖湘尚無兵燹不至道梗難行至辛巳壬午間流寇充斥
反欲載寶言旋此可疑者二余讀武林女士陸莘行麗京先生（雲遊始末記）
云廷鉞妻潘氏入臬獄聞其夫已受極刑一慟而絕蓋莘行為麗京先生之女
亦以史禍牽涉全家入獄所目擊者此云没于戍所拾骨歸墓可疑者三潯墅
權關主事購一書至彙市并其吏役皆死佟將軍雖憐才陰護然將廷鉞等倡
和詩歌公然勒石而不怵及于茲可疑者四蓋徵君所著惟折衷潯溪故老傳
聞證以吳中先輩諸文集故其所叙不無牴牾惟錄此以備佚聞不足咎其疏
略也

（楊鳳苞記莊廷鑑史案本末）莊廷鑑字子襄。先世吳江人。其祖始遷居烏程之南潯。家巨富。父允城字君維。貢生。生三子。廷鑑其長也。少患瘋疾。延良醫治之。謂疾愈。當損目。試之果然。廷鑑遂妄以盲史自居。其家與故相國朱文肅公家鄰。因購得文肅史。概未刻。列傳稿本。乃招賓朋。群為增損修飾。而論斷仍署朱史氏。又續纂天啟崇禎兩朝事。其中多指斥之語。名曰明書輯畧。書成而廷鑑死。允城痛傷之。為乞故禮部主事李令哲撰序。列吳越名士十八人為參閱。十八人者。歸安茅元銘。吳之銘。吳之鎔。令哲子初燾。元銘子次萊。烏程吳楚唐。元樓。嚴雲起。蔣麟徵。韋全祐。全祐子某。吳江張雋。董二酉。吳炎。潘樞章。仁和陸圻。海甯查繼佐。范驥也。始天啟中。文肅已彫。史概五種。大政大訓大事三記。開國遜國諸臣二列傳。版心皆彫清美堂莊氏。史亦彫清美堂。欲其版式整齊耳。順治十七年冬。刊成。頗行于世。陸查范三人。未見書。而聞其名在參閱中。於是年十二月。各檢呈於學道胡尚衡。胡飭湖州府學教授趙君宋（溫州人拔貢生）檢舉。君宋買此書磨勘。摘出毀謗語數十百條。申覆學道。一按君宋命本學生俞世楨磨勘。俞本姓陳名旦升。原籍杭州。一又列揭於學宮之門。允城上下行。

賄竄易書中忌諱處。改刊數十頁。仍然印行。又賄巡道張武烈。持君宋私款。君宋不敢校。而難稍已。先是莊拜前道王允祚為門生。已而王官通政使。莊藉其聲勢。以改刊明書。呈禮部都察院通政司三衙門檢察。而推官李煥（甯國人）順治九年進士。申文。遂有既經部院檢察。便非逆書之語。謂事可銷弭矣。未幾。李廷樞（字辰玉。江甯人）順治四年進士。翰林院檢討。出為浙江督糧道。或作吳江人。誤。吳之榮（旗下人）又發其事。初廷樞任督糧道。之榮任歸安知縣。以對揭贖款。各坐絞罪繫獄。遇赦得出。二人流寓浙中。越二年。聞莊史事。廷樞買得初刻書。會湖州知府陳永命。二旗下人。順治九年進士。庶吉士。其分房所取士也。以書授之。謂奇貨可居。永命得賂。命將明書版貯庫。檢原書還李。而李毫無所獲。復以書授之榮。蓋始相惡而繼相好。又結婚姻也。之榮挾以恐嚇莊氏。莊氏恃已呈部院。不為理。乃搆於鎮浙將軍柯魁。將奏其逆書。允城懼屬府學生徐典（字秩三。原藉松江）居間。餽松江提督梁化鳳千金。梁為致書禮于魁。而事得解。之榮憤。親詣莊氏。覲其稍餽。以解慚。莊復訟諸巡道。責令歸旗。之榮益憤。藉口辭行。索贖於董漢策。朱佑明及允城三家。董贖以三千金。

莊朱皆不許之榮又踵莊朱之門。兩家男子走避。令僕婦婢女羣出辱詈之。而
巡道遣佐貳官卒兵役立逐出境。之榮憤甚。誓雪讎耻。入都。籤標詆斥語。而補
刻朱史氏即朱佑明一條。添入書內。奏記於顧命四大臣。上聞命滿侍郎
羅多等。馳驛至湖州。取府庫所貯明書版。知府譚希閔。一順治四年進士。一涖
任甫半月。懵不知逆書云何。羅多諷以賂。希閔不應。遂銜之。械允城至都。時康
熙元年冬十月也。允城赴部刑訊。不勝毒楚。瘐死於獄。磔其屍。明年正月。再命
吳戴一滿侍郎至杭。讞其獄。當之榮之首告也。只恨莊朱二人。與餘人無仇。又
夙與令皙相善。故其書毀去序文。及參閱姓名數頁。迨執諸罪人。至會城鎖禁
於滿洲軍營。祐明與君宋同繫一處。祐明哀之曰。公為首先舉發者。必受重賞。
若得救我全家。當以家資之半為報。君宋貪而許之。遂云此書不全。姓名亦不
真。我有初刻全本。姓名無一參錯。則以書中無朱史氏即祐明一條故也。自君
宋之書出。而參閱之十四人。一時董已前死。查范陸三家免罪。一撰序之李令
皙。皆凌遲死。初允城在刑部。雖已招令皙作序。而未見其文。尚可游移。趙書既呈。
無能置辯矣。又株連姻族友鄰。累累滿獄。而君宋亦坐藏弃逆書處斬矣。祐

明實不豫史事。然其家懸清美堂匾。文肅之故物。之榮嫁禍。即以為據。亦凌遲死。案既定。斲廷鑑棺。灰其骸骨。其弟廷鉞及其弟子。與諸罪人之昆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均斬決。妻女配藩京披甲為奴。希閔絞死。羅多陷之也。煥亦絞。部院司堂官懼罪。屬殺煥以滅口也。一煥亦受莊賄為書吏。施鯨伯所誤。一水命以元年冬大計罷官。行至山東臺兒莊。聞事發。畏罪。縊於旅店。及是追樞至杭。戮屍。其弟江甯知縣水賴亦斬。妻子並沒入官。歸安訓導王兆禎。署烏程教諭。不數日而事起。羅多發莊。廷鉞在學。拘禁兆禎。誤信諸生五人。即列名參閱中者。及縣役戈明甫。暫釋廷鉞之京。視其父。而允城斃獄中。廷鉞收其餘。皆至明年二月南歸。兆禎已坐縱放重囚罪。絞。戈明甫論斬。之榮又質魁。徇情匿奏。魁不能抵諱。出化鳳手書為徵。化鳳方以平海寇功。膺寵眷。謂書乃典所偽造。得脫罪。而典械至京處決。魁以滿人不識漢字。免死歸旗。尚衡武烈。賂二侍郎及巡撫朱昌祚。旗下一始得免罪。復任。二侍郎坐廷樞不自首舉。杖之。將擬罪之榮力為辯雪。乃賞其罪。而斬賣書賈王起蛟。君宋在黃沙路書坊。買得莊氏所刊明書。書坊乃李姓所開。王起蛟其掌店也。兩廣提督吳六奇。感繼佐

恩極力營救。至請納已之官。易查之罪。六奇平南藩下人。故請無不得。部議謂查范陸三人。雖不比吳之榮之發覺。亦係首事之人。依例頒賞。於是之榮得蔭襲拜他哈哈番。給與莊朱各罪人財產之一。查范陸亦給罪人之什物器用。三人均委之不顧而去。其餘見諸亭林謝山兩先生記事中者。此不具。○顧芟全三家記莊史案事。亭林謂廷鑑弟廷鉞兄。則顛倒其伯仲。貫齋謂廷鑑死其父復招賓客續成。不知成書在廷鑑未死前。此皆其誤之小者耳。若謝山則大誤矣。朱文肅作恪。茅元銘作錫。吳之鎔作鏞。柯魁作松魁。此名之謬也。李令哲官主事而書侍郎。府學教授及歸安訓導署烏程教諭。是為兩學官。而漏去府學分歸安烏程為二。此官之謬也。參校列名。皆江浙人。而曰江楚諸名士。此地之謬也。其尤甚者。云歲癸卯。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案吳李對揭罷官。在癸巳繫獄六年。赦免在己亥。首告在壬寅。至癸卯五月。史案已結矣。世或據三家以證余誤。故附錄其文而辯之。

(又記李令哲) 李令哲字霜回。歸安人。少有能文聲。以長興藉。中天啟四年舉人。榜名木實。字端木。後改今名。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江陰知縣。以廉謹稱。○光

時擢禮部儀制司主事。史閣部開府揚州。設禮賢館。今皆與焉。國亡歸里。徙居郡城宅後鄰烏盆巷。築園名是山。以志不忘貽安也。因號是山石壩。與潘天行居貞、沈宗圻、圻生、李夏器不器諸人詩篇酬和。又分選同時郡人詩為同岑集。仲子初燾字宏士。負才馳聲氣。偕莊廷鉞、左黃費爾莊夔一結徵書社。而莊費尤為刎頸交。莊氏將梓明書。廷鉞欲廁爾莊名于參閱中。又欲費父韞生作序。允城惡爾莊輕佻薄。韞生無文名。皆不許。而屬意令哲。遂乞初燾轉為之請。乃假手同年陶鑄代作焉。初。令哲營生壙於趙灣。既成。夜夢羽士示以絕句。一或謂發地得石刻。一云虎穴何須蓋。陶公首上文。茂宗勤行在。一或作莫談身後事。一慎勿昧前因。不解所謂。自作蒼山生壙紀事詩。眾謂祥徵不知預為陶代作序之讖也。獄急時。人皆嗾其指陶。令哲曰。無益於我。徒損彼耳。遂堅自認。長孫王綸。偽作王姓。繼來者。免死充軍。一實中表陳紫松之謀。一初燾一子年五六歲。乳母負之逃去。餘家口悉駢戮于市。而費氏父子幸不列名書中。得免其難。鑄字子固。烏程人。一國朝官平湖教諭。有坐秋軒文集。

（又記朱佑明）朱佑明。自其父以上。世業木工。其兄始商於楚豫間。居積頗厚。兄

死佑明又極力經營。至鼎革之際。其門下估客各思避亂。委其貨以去。國初商賈不通。物價騰湧。數十倍。由是家益富。一時縉紳皆與結婚。郡城張御史嘉以兄子妻其仲子彥紹。佑明奉之甚厚。嘉弟漢性險譎。以奉之者降嘉一等。憾之甚。時佑明充浙江織造局內堂長。家居石橋浦。臨太湖。群盜出沒其間。乃召募勇士。置軍器。弓刀槍砲無不具。為禦盜備也。漢以此與分巡道史儒綱密謀。將發為兵役所泄。佑明立取諸軍器沉於湖。史至徧搜不獲。而兵役船夫偶取其上供錦段以去。佑明訟諸織造太監盧九德厚賂之。九德疏劾儒綱。以朝廷職官強劫。御用袍服罪斬。遇赦減等遣戍。於是佑明之名震遠邇。草管人命。為其破家者不可勝計。有二女。一嫁潘尚書季馴諸孫。一嫁姚掌科延啓之子。長子念紹。娶仁和王兵曹羽之妹。一按王氏係烈婦。已載節烈。一叔子克紹。娶曹村金太傅之俊女。佑明益恃無恐。然終以其居鄰盜窟。時有戒心。乃買南潯董氏廢第。改造費白金數萬。壯麗甲于一郡。落成時。適之俊假歸。迎之過新宅。張宴數日。日以千金為供。之俊歸。諸子問朱之新第何如。之俊曰。在大貨船中。酣飲幾晨夕耳。又問其故。曰。若盪湖船。即有名公書檣矣。佑明聞而病之。值其

甥買得朱公國禎家清美堂編董文敏其昌書款書朱老年親臺天然巧合遂送佑明懸之廳事禍所伏也及逆書獄起已約以十萬金賂巡撫朱昌祚僅流徙一身不累家口既而王羽又屬管理南關旗下人圖賴通吳戴二侍郎關節賂省而悔前議昌祚大恨告二侍郎曰朱佑明家富耦國外間喧傳齎銀百萬賄求免死但之榮巨猾恐被首發禍反及身矣言未既而圖賴至吳戴立謝之迨對簿之榮復質其家見有清美堂編更何辯獄遂定佑明磔三子與姪繹先皆戮惟幼子得戍邊籍其家珍寶無算眷屬悉隸關外妻徐氏吞金以殉死時之後予告家居亦不能庇其女云

（又茅鼎叔記畧）茅元銘字鼎叔花林人副使坤之孫早慧八歲通章句十四補諸生好讀史上下古今聲氣所暨皆四方奇俊之流注名復社同邑章上奏諤臣舉砥行社徐行道周舉澹成社元銘皆與焉順治末歲貢生年幾六十矣授朝邑知縣當莊氏招選明書元銘與子次萊預編纂之役事發皆罹于禍次萊妻黃氏殉其夫

（又吳敬夫記畧）吳楚字敬夫西林村人烏程諸生耽吟詠好鍾譚派董說稱之

嘗偕閔聲選唐詩嶺雲集。吳江吳宗潛序之。行於世。及楚預史禍。聲宗潛悉下獄。時以史案係累者多文士。諸人銀鐺狴狴。慷慨賦詩。互相酬答。後各免歸。聲合諸家詩鈔。為圍扉鼓吹編云。

(臨野堂別集)吳愧菴。名炎。潘力田。名樞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連。逮繫虎林軍營。吳有營中送春詩云。一半春光縲綫過。唾壺敲缺待如何。鶯聲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晚晚斜陽連雉堞。朦朧短夢繞巖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自憐腐草同湮沒。漫說雕蟲誤此生。其二。吳關一路作羈縻。棘木庭前聽五詞。已分殘形輕似葉。却憐衛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賢訓。抱壁幾同楚客悲。從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其三。園土初經二月春。薰風又到繫維身。流螢夜度綈袍冷。採蕨朝供麥飯新。敢望左驂歸越石。還期長珮擬靈均。多情最是鄉侶閒。譜龜茲慰苦辛。其四。閱歷風霜祇自疑。難將身世問時宜。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為獄吏知。見說成書刑鑄鼎。不聞有夢召胥靡。南山此去躬

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與美生對酌絕句云。平生恨不學屠沽。輸與高陽一酒徒。此日尊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是歲五月。吳與潘俱磔於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餘人。先一日。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但視兩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聞者無不流涕。

(鈕玉樵瑋臨野堂集)黃主菴詩文集序云。吳愧菴先生被難。其妻子流離冀北。老母年且七十餘。髮垂垂白。覆雙耳。倚徙蓬蒿間。天涯目斷。旅櫬浪泊。而閨中婦殉義國門外。幼孫被羈縲。走遼海數千里道。旦夕之饑。待命閭里。嗚呼悲矣。玉樵有感事詩云。赭服南冠兩鬢華。却携妻子繫天涯。春風客淚河橋柳。夜月鄉心驛路笳。慟哭范滂猶有母。飄零張儉已無家。只今知己多豪俠。空憶當時廣柳車。又有弼教坊詩云。絕命悲辭獄裡成。銜鬚赴市氣崢嶸。曾無富貴娛楊惲。偏有文章殺禰衡。白骨幾人收遠瘞。青編何日署空名。只應日夜錢塘水。怒作寒濤千載聲。蓋皆為愧菴作也。

(蠅鬚館詩話)莊氏史案之波及吳潘二子者。實非應得之罪。百餘年來。其著述遺聞。半歸湮沒。惟王曉菴先生詩文集中。尚斷斷不置。真可謂歷歲寒而不渝。

者也。古詩中齊化門一首。注赤民夫人絕命處。詩云。白日荒荒仲夏嚴霜。蕙凋蘭萎。不改其芳。一 江東之羽羅于薊北。淘河仰窺爭為德色。二 寄言

淘河德色何為冥冥羽化樊籠安施。三 謂金可開。謂石可裂。願為精衛海

枯恨竭。四 養氣既充。刑于不爽。如月之望。與日代光。五 又廣寧城一

首。注力田夫人絕命處。詩云。大凌河東日欲低。廣寧城中牛馬嘶。道旁宛死誰者氏。忠臣之女烈士妻。憶昔干戈擾京國。紛紛肉食皆偷息。中翰一指力田婦。翁沈君暉乙酉殉難。一損軀甘若飴。江左江山為生色。回首俄驚二十祀。遺息伶丁歷九死。茹荼齧藥初長成。喜嫁良人得良史。不逮事嫜逮事姑。烏哺還能均兩雛。但知婦德足慈孝。安知世路多崎嶇。崎嶇世路之原缺十七字。一弱質何堪號虎毒。刀圭日夕謹護持。下報良人義不辭。遺腹有兒轉自傷。一錢千鈞安置之。忍死北至長安門。嗟哉朱郭不復存。迴輪浪向遼東去。愁腸百折心煩冤。本為遺孤重跋涉。遺孤已亡安用妾。千秋榮辱爭須臾。豈惜餘生輕似葉。嘔血伏車意獨苦。奠身無復南朝土。萬里貞魂歸不孤。後有良人前有父。父兮夫兮同不朽。先驅况有延陵婦。一指赤民夫人。一九京猶憶分醜時。相逢各喜無

相負氣作長虹精化字。更結愁雲蔽明月。愁雲蔽月何嘗開。廣寧城崩遼水竭。據二詩。則吳妻先處極刑。而潘婦以有遺腹。遣戍遼左。迨遺孤既隕。而沈氏亦遂殉節。爾非曉菴之詩。人又烏能知二婦之貞與烈哉。一按愧菴弟稼堂來官翰林。嘗力白兄寃於朝。蒙恩昭雪。

（又）顧寧人先生亭林集。有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詩云。露下空林百草殘。臨風有慟奠椒蘭。韭溪（二子所居）血化幽泉碧。蒿里魂歸白日寒。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巫招虞殯俱零落。欲訪遺書遠道難。二子蓋因吾鎮莊氏史事而死。

（盛百一）袖堂筆談。稼堂太史。送其猶子至遼。作度關曲。蓋身歷其情景。不自知其悲楚激昂。他人擬作。決無此真性靈發出也。康熙初。湖州莊氏史禍。吳越名士。因嫁名罹其害者十七人。子孫皆發遣。而潘力田先生遂與其難。後雖逢赦。然安其風土而不能歸矣。十七人之外。如陸麗京。范文白。查伊璜。賴有力者。為之代白。故得免。麗京被縊。雲遊四方。後雖暫歸。究不知所之。麗京之女。名莘行。七歲即能詩。著有雲遊始末。以紀其事。一莘行後歸圓花祝氏。

(蠅鬚館詩話)西廬文鈔一冊。文僅四十餘首。所紀遺聞逸事亦少。今擇其稍明
哲者。著於篇。歲交詩序曰。予得交此翁。因漁菴。時漁菴居南城。方却黃檗嗣書。
閉關高枕。人罕識其面。而此翁孝章醒公諸君子。獨晨夕焉。此翁兩節母尚無
恙。每炷香淪茗。先供二母。次以及客。指之曰。吳中詡二石像。此乃吾維衛迦葉
也。既此翁以孝動天子。兩節母死。生得褒揚。至顯融矣。漁菴忽忽棄南城去。未
幾。天地崩圻。寄命戈鋌。以此翁之孝。至不能躬其親之含殮。而漁菴亦流離委
瑣以歿。舊日吟風弄月之地。轉盼為灌莽。斯何時哉。而此翁乃以君親無窮之
一舉。而注之于漁菴。十餘年間。幻淪南沮洳之地。為琪林香谷。凡漁菴之所欲
為。而不得為者。靡不為之。不知天之借此翁以成漁菴乎。抑亦借漁菴以成此
翁也。抑漁菴之于此翁。各自有在。兩相成。安知其不兩相落也。今漁菴之穿堵
歸然。而兩節母之遺像。在室。每過其處。高風設然。彷彿南城時。又不知今之時
為何時也。歲交詩者。此翁自譜其流離廢興之迹。因日月之終始。而為之永言。
寤歎者也。首某年。繼某年某年。以暨于今。志其初。志其變。而特未得其止也。是
義熙以後之甲子也。醒公已矣。孝章猶在。尚可得而識其意也。又刻證人譜跋。

曰證人譜者念臺劉先生之所以為教也先生未歿時刻於越中後十三年朱子相氏復刻於潯上子相文肅公之孫從吾友沈尹同子游樂善不倦庶幾復先生之教以自證者憶甲申之歲杪予得晤先生之友元趾王先生于潯上元趾盛稱此書其明年元趾遂與先生俱成千古竊謂元趾在潯宜有俎豆今是書之刻於潯倘亦元趾之意也夫刻成又三年歲在屠維閏月之朔後學張雋謹跋聊誌之以備潯之掌故

一又(豐草菴集)一張非翁為余買書志感恩聊寄綠莢箋重結他生文字緣門外苦催賒藥券人間誰假買書錢空登西閣日相望同在南村竟天萬卷子孫能永保只教世世頌高賢蓋張與遐周先生交好宜其惓惓如此故豐草菴文集又有書先君贈非翁長歌墨蹟後曰每欲搜羅舊文集先人遺事為高暉堂家語一書如東生能始諸先生集中贈和之作為詩文緣雲栖懸山兩大師法語為出世緣與閔康侯先生讎書討論諸文為著述緣先人集中前後遊覽名勝諸詩為山水緣先人手跋碑版舊文名賢墨蹟諸文為圖書緣清緣畢集子孫永寶甚善恨病未就也先大宗伯手評兩漢書真本落人間非仲先生力

購歸先人。先人手書長歌為謝。非仲先生義甚高。家語圖書緣。此為冠矣。昔康侯先生家富藏書。天性嗜學。如劉伯倫之於酒。謬謂余讀書無經生習氣。辛壬以後。或徵竒字。或證異聞。尺書日走。溽上病甚。猶強起寄書于余。論同名錄二百餘字。言微楷細也。康侯于余家。殆世有著述緣。而數年來。非仲先生授經南村。憐余愁病。則為余買書。故病孔雀編載志感詩。有萬卷子孫能永保。只教世世頌高賢之句。非翁于余家。亦世有圖書緣矣。非仲家居湖濱之吳淞。故集中又有聞非翁卜居溽上之作。其他如題張文通先生古今經傳序畧云。讀序畧者聽之。某世某年月日。慎勿疾馳章句。加深思。始皇帝三十四年。制可丞相斯。非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皆燒之。皆燒之。六經不絕如絲。故漢有京房。故吳有虞翻。故熙寧己酉孟冬望日。文同有黃氏易圖後題。故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序詩集傳新安朱熹春秋善惡並書。聖如天覆。無是非。翁作序略師仲尼。異同森列。人自知敬誠。時日寓所悲。倡和甚多。不能一一詳也。

(董惣董氏詩萃)吳淞支誦孫公諱二酉。郡試太湖賦得名。已從張雋先生研味。濂洛書館。閱修書傳彙纂。頗採其說。并列其名於諸儒中。史禍株連。已前卒。坐

其家

（潯輯）張集言先生名中倫是為仲行先生名中慮者之兄嘗見其墨蹟一條云
揣骨相倪瞎子雙林人言富貴窮通多奇中順治丁酉來寓祇園寺予偕朱行
翁及仲行弟往試焉仲行弟囑渠先相倪曰子生于何年對曰戊午倪曰四十
歲矣子今科當中惜年不永不過以孝廉終耳次相朱行翁撫其背曰揣子之
骨富可敵國然骨不依筋大是敗相惟行大善事或可保此首領次相予則曰
子一身無得意事惟壽算勝于他人是歲予弟果中康熙甲辰即物故言以孝
廉終驗已朱行翁因史案牽連于康熙初竟遭大戮予寒氈枯坐垂四十年今
六十八矣何處來得意事壬戌仲夏靜庵老人識

（楊式傳果報聞見錄）康熙初年湖州府庠毛某學問頗優輒冀上第偶至于忠
肅公廟祈夢公謂之曰汝大限到矣尚望中耶毛懼虔叩之公曰應大辟耳毛
又懇曰可得免乎公曰前生劫數無可逃也憐汝哀切可免痛苦舉案上金剛
經授之曰汝日誦之有驗毛遂日誦不輟後為莊廷鉞史案波及問斬臨刑之
前夜病死戮其屍焉

(徐逢吉清波小志)萬松嶺之中。為萬松書院志稱宋時有報恩寺。久廢。明宏治十一年。浙江右參政周公。因寺舊址。創建書院。名曰萬松。後復圯毀。至康熙十年。巡撫范公承謨。以南潯朱氏籍沒之屋。題准移構于此。仍稱萬松書院。康熙五十五年。賜額浙水敷文四大字。自此改稱敷文書院。

(冬心廬雜鈔)朱佑明舊居。在白鷗兜。今董氏世居之。董始售於朱。及朱籍沒。官價贖回。世德堂一宅。計銀六百兩。今尚有官給執照存焉。按世德堂。朱為正明堂。乃居中正廳事額版。仍朱氏舊物。髹漆之內。隱隱露正明二字痕。其左壽俊堂。朱為尊樂堂。其右偏南小廳。今王姓所居。為清美堂。蓋當時書舍。為留賓宴會之所云。(按清美堂已拆毀。移建杭州敷文書院。王姓所居敬義堂。乃後來所建。特即其遺址耳。)

(熊懋蔣希圖聞門錄)吳興莊某作明史。以查伊璜列入校閱姓氏。伊璜知即檢舉。學道發查存案。次年七月歸安。知縣吳某者。持書出首。累及伊璜。伊璜辨曰。查繼佐係杭州舉人。不幸薄有微名。莊某遂將繼佐列入校閱。繼佐一聞。即出檢舉。蓋在庚子十月。吳令尹為莊某本縣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

早為功。則繼佐前而吳某後。繼佐之功當在吳某之上。若以檢舉遲為罪。則繼佐早而吳某遲。吳某之罪不應在繼佐之下。今吳某以罪受賞。而繼佐以功受戮。則是非顛倒極矣。諸法臺幸為參詳。各衙門俱以查言為是。到部對理。竟得昭雪。遂與吳某同列賞格。分莊龍籍產之半。

（蠅鬚館詩話）潯溪莊氏史案。自亭林文集載吳潘二君之外。或言張非仲實與斯禍。然不見載。紀今讀全謝山先生文集。有陸麗京先生事略。則講山先生其一也。按事略。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與其弟大行培。並有盛名。為登樓社。世稱為西陵體。乙酉之難。大行里居自經死。先生匿海濱。尋至越中。復至福州。雞髮為僧。母作書趣之歸。先生尚崎嶇兵甲之間。思得一當事去。乃返雅善醫。遂藉以養親。所驗甚多。會莊鑑史事發。刑部當大逆。詞連先生與查繼佐范驥。三人於史固無豫。莊氏以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詔釋之。既得出。歎曰。余自分定死。幸而保得首領。宗族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貽書友人。封還月旦。不知所之。蓋講山與潯董氏固有交。豐草庵集有麗京賣藥謠。并序。秋日得陸麗京書餉余恭壽堂診籍。詩云。涼雨吹枯澤。酒不能拔擢。

秋蘭稿。麗京賣藥不能起豐草。麗京賣藥三吳。豐草抱疾蘋洲。青松為善。落梅為點。閉門偃蹇。排河圖。爾為醫。恭壽著書言怪竒。我且為卜。不敢日垂簾于蜀。可以療飢。不相見十年。十年相思。千秋萬歲。謂我二人何為乎。

（湖錄）閔聲字毅夫。號雪蓑。烏程人。少有才名。善飲醇。終日引滿不醉。醉愈豪舉。筆灑灑千言。人以擬徐文長。盧次樞之間。明季乙酉。將歲貢。竟以逸民自置。同都吳楚。遊唐詩名嶺雲集。聲為之序。先是南潯莊氏私纂明史。禍至九裂。奸人因而索賂。別生事端。以楚同事莊史。遂累聲下獄。一年。日為詩自娛。時浙中以他案受文字之禍者。纍纍滿獄。郡起而和之。曰圓扉鼓吹。迨獄解。年已七十矣。性仁恕。見義必為。家益落。工書法。雕篆晚年藉以餬口。猶及見其子夢潮乙卯登科。壽八十四。無疾卒。

（震澤縣志）吳江四子。張雋年最長。董二酉次之。吳炎又次之。潘檉章最少。皆博聞有才。棄諸生。以著述自娛。南潯有瞽者莊鑰。私輯明史。未成前死。其父復招賓客續成之。有吳之榮者。舊茗中令。坐法罷官。將去。挾之以要賂於莊氏。莊氏不從。之榮慚而怒。上書告其事。事下所司窮治。辭連雋。炎檉章。或勸之自為計。

笑不應。闔戶攝衣冠危坐以待捕者。在獄賦詩相酬和。遂論磔戮其同產昆弟。子男年十五以上者。妻屬徙邊。二酉死二歲未葬。剖棺剖其尸。妻子論如例。母年九十餘。死於途。雋字文通。一名僧願。二酉字仲孫。炎字赤溟。樞章字聖木。更字力田。籍其家。惟有書籍。而樞章家為最多云。（見貫齋遺集）

（又）沈鍊字兼人。少讀書。隱居農圃。處士王錫闡女弟。許嫁某氏子。未婚。某氏子坐父累發遣。女日夜涕泣求死。誓不更字人。鍊王氏戚也。聞而悲之。遂子身走數千里抵塞外。踐冰雪。設奇運策。卒歸其夫。而合配焉。某氏得有後。以延其宗祀。皆鍊力也。檢討潘耒高其義。比之吳保安云。（本潘耒遂初堂集）

（紀磊沈眉壽震澤鎮志）王濟字日鱗。本姓莊。陸溪人。年十三。為諸生。聘王錫闡女弟錫蕙。未婚。以家禍戍瀋陽。及歸。隱洞庭翠峰寺。後贅錫闡家。遂從其姓。旋徙爛溪。潛心正學。於身心性命。頗有所得。卒年五十二。著半硯齋詩文集。錫蕙字樹石。性淑敏。得兄錫闡指授。通歷算勾股法。莊氏禍作。屢求死。母吳護之。得免。後歸於濟。有唱隨集五卷。

（臨野堂別集）吳南邨先生。明末食餼歸安。名馳三吳兩浙間。鼎革後。改名宗漢。

與兄東籬弟西山偕隱終其身絕迹城府。吳興莊氏聘修明史堅拒之卒免於難。

（姚汝鼎黽勉園雜著）先輩有識見過人處莊氏修明史紀略。吾友紀達階名度。又陸彬甫名璘亦受莊聘其業師張繹庵名應綸因懼其罹禍也。日至莊氏門與達階彬甫揚厲鋪張講項宮詹制藝人以時文鬼笑之則曰吾恐殺身故但講時文耳。莊心厭之而無法以遣因辭紀陸二人故紀陸不與禍皆張先生之力也。

（紀氏族譜）鎬字武京號亦山縣學生識見明卓受業湖濱張西廬時同里有構造逆史者徵集文士公以大義責之杜門謝客事覺西廬被逮公獨不與其禍及張受戮往取其屍哭而殯之。

（華氏傳芳錄）繼山先生名之騏小傳云時溥多大獄好事者冒事風生大姓俱岌岌不自保會里中沈姓病卒漁人倪四偶與沈口角而棍徒三四輩二釁修隙陷倪以殺命詞連先生輩先生憤然不平命子球詣公庭訟寃得雪先生為人有膽智當其壯也方士魔魅之術盛行而先生雇工朱三特假其威以濟其

牆茨之穢事洩而風生者竟誣以邪道波及先生揮去千金家幾破又癸卯間莊某以逆史事發治大獄先生以周親著搜逆犯不獲先生父子俱被逮嗣獲其孫得釋。

(志稿)家胎簪先生汝煌夢有人持篋來致書幣啟視則滿篋皆人頭傍有呼者曰汝亦在此數內也駭愕而醒明日莊氏驕使適到一如夢中所見遂力辭之不與于禍此事或云西庵公或云芝筠公未知其審又有某者已受聘忽中悔不欲往而無可為辭謀諸婦婦曰子第携煙具往無傷也及至莊氏屢索火吸煙莊厭之遂為所屏竟得免禍。

(善田張氏族譜)張漢翼述云余家豐芝堂住宅本思齋公別墅也先大父君如公復于宅後置田二十餘畝並桑地一畝八分桑地南傍徐家漾小兜北傍白鵬兜白鵬兜東即朱佑明家與余家一牆相隔佑明惑於風鑑家言欲將兩小兜鑿通因謀買所置桑地公不肯售及崇禎庚辰春家大人(諱麒生字聖游)途遇佑明佑明強邀至家有王某者與朱素親暱預為代寫賣契注明價銀二十兩并以銀強納家大人懷中逼令用押家大人不可擲銀於地而出佑明喝

悍僕數人持械追毆家大人驚走失足墮白鵬兜水中幸鄰里急救得免漢翼等因約族人執朱家悍僕赴縣控訴官置不理家大人憤恨歸家大病幾殆迨康熙初佑明因逆書一案全家伏誅產業入官朱屋西南角隙地三分平屋兩間與余家書樓相連家大人於己酉年奉憲承佃改造樓房榜曰留雲并跋於後蓋以雲不可久留欲子孫體此意以相儆勉也家大人臨終誠漢翼等曰天道惡盈一切損人利己之念斷不可有試思三十年前余受朱氏凌侮幾不得死於枕席一轉瞬間人所謀我者不為人佔我所不謀者反為我有可慨也亦可懼也汝曹宜謹識之

(得輯)倉橋邢氏藏有康熙四十年里人公呈底稿三紙大同小異今撮其略於此呈為逆黨違旨欺憲舞弊殃民公籲矜鑒誅惡蘇困事康熙二年間逆犯朱佑明等一十八案造寫逆書生者凌遲死者戮屍房產籍沒家口流徙佑明盤剝億兆號稱百萬所有民間房屋田地逋債抵籤當即報官造冊隨後墳園簿欠對驗不爽差官估勘奉旨變價其承佃租戶鱗派各項珍珠路費細軟路費家口路費逃人路費皇租部費倍於正價奉比督追尋蒙特旨召佃

欽房俱係同郡紳衿士民地方塘保舉報並無告佃之人納價則櫃吏苛勒火耗加二彙解則有收頭催頭解司項下使用加三官櫻參罰民罹血比上累父母下鬻兒孫所費不貲難以枚舉。歷有案據。一呈云估價召佃各憲府廳縣屢受違限參罰因傳合郡紳衿公議坐名報佃責押承認。自康熙二年起至十三年止一切耗費雜用倍於正價十年追比慘累難名。又一呈云佃房之死於敲扑斃於挖累者不一而足。一自承佃以來三十餘年。又一呈云佃帖給自臬司產為八百餘間事隔三十八載。展轉授受或攤毀成墟或頽傾改造無從核對。前朱逆之孫朱駿肇越次潛回兩次。陸信源陸美中等即欲造謀詐害民間。奉部追緝回莊。今朱大成一呈云朱佑明之曾孫朱大成。一謂朝廷有捐納馬駝贖罪之例。恩准回籍。一呈云上年九月間奉文回籍。不思悔艾。乃反親齎部文到轅投遞假捏安插清業四字。一呈云部咨外開有安插清業四字。一混呈在案。冀翻朝廷成案贖變價之。欽房蒙批烏程縣查報。一呈云串構陸信源等捏稱佃中。遂將入官房產編造一冊。溷送在縣。必欲給價回贖。口稱有官幕仇彤雲從中鼎持。招搖恐嚇。一據稱回贖有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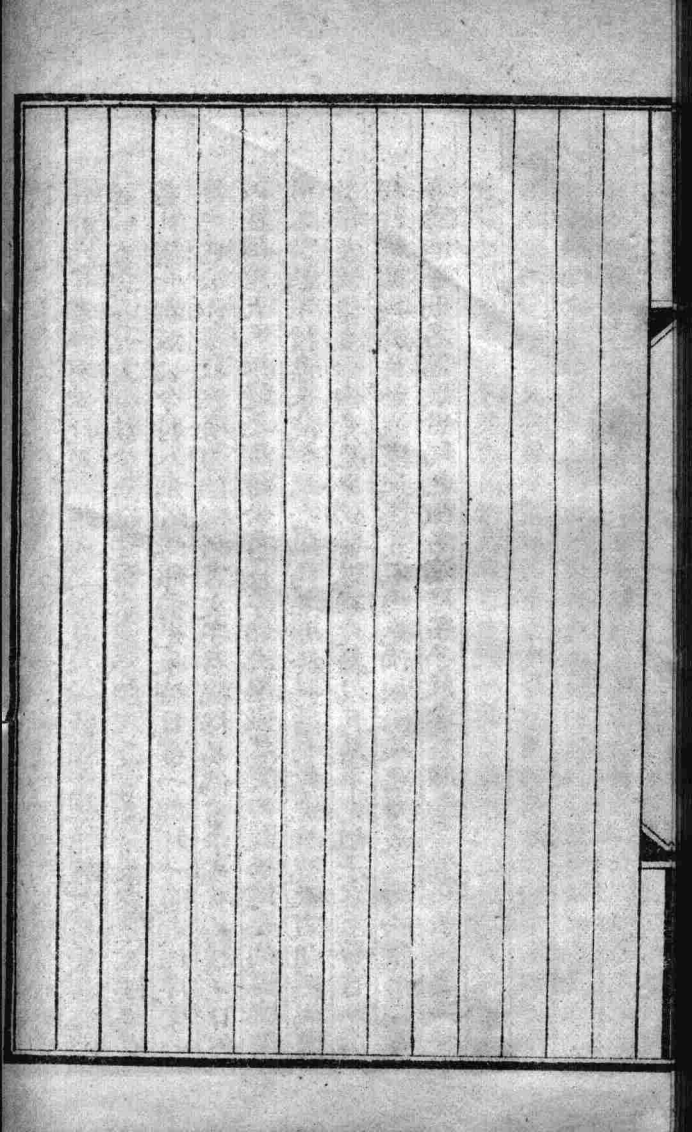
知此例何來。一呈云奉 旨承佃價納 朝廷與朱大成有何授受而稱回贖。即所開安插清業一語。原無清贖房產字樣。伏讀現行律文。入官變價之產。並無回贖之條。又云。身生關外。父沒北方。贖造之冊籍。明係陸信源。陸美中。唆誘扛帮。美中更名兆嘉。稱係譯字官生。鑽營護身。招搖打合總甲。履戶挨查。一又一呈云。於今十一月。手執一冊。逐戶查填。當日佃價。徧揚給價回贖。一佃戶。皇皇無定。為此哭叩憲天。矜電輿情。燭奸剔弊。將本犯朱大成暨黨棍陸信源等。立寘重典。激切上呈。

（又）莊廷鑑病歿。即葬於吳江六都北洪字圩。一按今地分屬震澤。墓門上有才高班馬四字。浙江學政。谷霖蒼題。及剖棺戮屍。墓門亦毀。今虛塚遺址猶存。孫陽顧六都志作莊左黃塚者。誤也。

補遺

（姚世錫前徽錄）先伯祖子明。都諫公之長子。順治甲午舉人。辛丑會副。識見高超。禍福利害。瞭如指掌。錫聞故老言。朱佑明逆書一案。賴公一言。舉族免禍。謹述其顛末於左。○都諫公壻李某。乃翁為明末部曹。鼎革後。隱於家。其故第

即錫祖父相傳之寘遠堂也都諫公既解組李姑丈時時過問翁壻極相得先伯祖一夜忽夢有餽問及門趨視之但見人頭數顆驚悸而醒次早至書齋都諫公方與李姑丈劇談公正欲述宵來噩夢閤人進言南潯朱家差人候安有書札禮物都諫公令持入則紵絲銀爵光采耀目書一部札一通求作序文一篇而已公以夢故在旁力阻曰語言文字名禍極易倘書中或有忌諱他日何以置辨望大人拒絕之都諫公首肯李姑丈忽啞然笑曰大舅何太拘泥倘畢竟不許曷不授意來使令求老父為之耶於是佑明舍姚而就李滅門之禍起於歆羨潤筆之一念竟至老幼駢誅家產籍沒其居第先祖承買迄今百年矣禍福機關判於片語我宗無恙豈不由先伯祖一人之力哉（按給諫名延啟字季迪子明名瀉敏世錫之祖名瀉恪字子莊李某即李令哲之子初熹）



大獄記

南潯莊氏私史獄

（顧炎武書吳潘二子事）蘇之吳江有吳天潘禮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並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寶錄復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予服其精審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鑑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邱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禎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鑑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為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鑑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為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為重列諸參閱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多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贓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

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鑑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鞫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干卷未脫稿又假予所蓄書千餘卷盡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費恭庵日記）順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湖城逆書案起烏程南潯相國朱文肅名國禎博學多著述有良史才作明書大事記大政記大訓記俱係天啟時所刻又有明書一部倣史記廿一史例未刊然其論贊大抵俱稱朱史氏其未刻之明史亦然相國沒後其諸孫貧因以其稿出售於人潯中有貢生莊允城者字君維家富長子子襄名廷鑑有才而警欲以警史自居購得此書稿乃聘諸名士茅元銘

吳炎吳楚吳之銘吳之鎔張雋唐元樓巖雲起韋全祐蔣麟徵潘種章約十六七
人群為刪潤論斷又以史中未備者采鄉先達茅瑞徵五芝紀事及明末啟禎遺
事名曰明史輯略求庚辰進士李令哲為之序刊成於庚子冬發賣而湖府學教
授趙君宋溫州拔貢極生事害人者適杭州舉人查繼左字伊璜貢生范驥字文
白陸圻字麗京三人夙有文望莊欲借其名刊之參訂姓氏中三人以不相聞且
未見書十二月遂具檢明呈於學道胡尚衡批湖州府學查報趙即刻買書一部
（係葉聖基店賣價銀六兩）命本學廩生俞世禎即陳旦升係杭州人為之檢
閱磨勘摘出數十條榜列於學門又為通詳莊遂告君宋於守道莊係大有力者
向拜前守道現任通政司王元祚門下即將書三部呈送通政司禮部察院三衙
門謂事可消弭矣乃本府知府陳永命係壬辰旂下進士由庶吉士升任其本房
師李廷樞為江南吳江人丙戌進士翰林前任浙江糧道與歸安知縣吳之榮對
揭俱問絞赦出聞趙君宋發莊事亦買書一部（在袁祥甫店與掌店王起蛟買
）至陳府衙中謂奇貨可居也苞苴到與陳共烹之乃莊託府書周國泰餽陳數
千金陳竟弔出書板劈毀置庫李竟無所獲遂將此書轉交吳之榮蓋先與吳訟

俱議絞赦後復相好結姻也。吳挾以詐莊而莊不應，遂構諸鎮浙將軍柯奎。莊託府諸生徐秩三名與者，轉央松江提督梁化鳳致書餽禮於柯事竟解。而之榮益憤，竟親之莊家，冀其稍餽以解慚，而莊復告於守道張武烈，謂罪令贓私既完，相應離任，何得踞任詐人無己。守道亦恨之，榮在湖州橫詐三年，得贓約數十萬，遂立押出境。吳憤極，復圖詐朱佑明、董帷儒、董應命。朱見莊得勢，且其子彥紹謂佑明云：以罪令圖詐數千金，即應之。萬一現任撫督提營群起效尤，竟以家業讓之乎。朱亦遂不應。吳登朱莊之門，兩家男人皆躲避，令婦女數百十人群詈之。而守道差官兵衙役數十，朱莊賄之，立時逐押境外。直過吳江始回。吳之榮必欲雪恨，隨進都，竟構旂下，以造寫逆書為題，而加朱史氏。即朱佑明刊一條，增入書內。首於刑部。康熙元年冬，初差滿官羅多等至湖府庫中，弔板新任知府譚希閔字九子。丁亥進士，方到任未及數月，實不知情。而刑廳李煥，寧國人。壬辰進士，在任甚風力有才，獨專任書史。施鯨伯當趙君宋通詳時，莊託施鯨伯賄之，因批其文書云：此書既經呈報，通政司禮部都察院三衙門已非秘書等語。本年冬，盡莊允城到京，瘞死於獄，磔其尸。而次年正月二十日，滿官絕早到湖州，閉城門。吳戴兩滿

官帶旂下披甲數百。并杭嚴道及部撫標兵又數百人。令城中文武各官分頭密
拏。城中所親見者。長橋李霜回家。父子兄弟祖孫奴僕內外男女家口約數百十
人。俱就縛上冊。內中尚有來拜年親戚及鄰舍來看者。俱并擒縛。其餘南潯朱莊
各家。又拏數百十人。○先是吳之榮專恨莊與朱二人。而其餘參訂姓氏俱與之
無仇恨。故將序文及參訂諸人數頁。俱扯毀。而僅將朱史氏即朱佑明改刊一條
呈首。迨諸犯解到杭州。俱在滿洲營內看守鎖禁。適朱佑明與趙君宋同係一
處營兵看守。朱知趙為首先舉發者。遂告趙云。趙老爺係有功之人。必受重賞。若
得救我一家。情愿分以家貲之半。趙貪其貲數十萬。至審時。遂云。此書不全。姓名
亦不甚的確。犯人有書一部。業經細查。姓名一些不錯。蓋以其書中朱史氏下無
即朱佑明四字也。二滿官督撫。即今杭嚴驛傳二道。帶兵丁衙役鎖押趙君宋至
湖府學署內。起書一部。在壁厨內取出。押解到案。而參訂十八人及李霜回俱全
家抄滅。連及親戚交鄰。不知幾千百人。而趙君宋亦以藏書之家處斬矣。蓋吳之
榮向與李霜回相與。故首時扯去序文。因在京夾莊允城。故招出李霜回做序文。
因而李有名指捉。然未嘗實見序文。莊已先死。吳不能折對。李尚可游移也。自趙

書一出而無可救矣。○朱佑明作孽深重。天道難以挽回。當時已尋頭路救解。弄巧成拙。時撫院朱昌祚亦係旂下。其標下傳宣龔廷元名黃武進士。金華人。係湖州潘協鎮女夫。佑明業已尋渠關通於撫院。賄以數萬金。僅一身流徙。不累家口。不致籍沒。已議定押起矣。乃佑明之子念紹為杭州壬辰進士。王羽之妹夫。王尋南關圖賴。託其賂救。竟致兩滿洲吳戴二人。謂路又真。價又省。於朱撫院。遂悔前議。昌祚大恨。立至戴吳處告云。杭州人關傳朱佑明為敵國之富。今以百萬託南關圖賴。來賄囑兩位老爺。求免他。這原告吳之榮。不是好人。恐其首發。我輩俱要死了。這禍事不小。特來報知。言未終而圖至。戴吳二人指天誓日。不容圖開口而去。隨帶朱佑明出審。細問逆書情事始末。幾時造寫起的。朱誤以為關節已到。因云。此前朝朱相國所作。故稱朱史氏。其子孫窮了。將這稿本賣與莊允城莊廷鑑莊廷鉞家。因請了一夥有才學的。共造成了刻的。小的是不識字的。如何曉得造。又問云。你既不在裏內造。如何得知明白。朱佑明云。因同在南潯鎮住。所以曉得。又問你既知得明白。如何不出首。朱云。不曉裏邊寫的字。所以不首。朱昌祚云。明係知情同謀寫造的。因令吳之榮與朱佑明對質。佑明復辨非朱史氏甚力。其即

朱佑明四字。係吳改刻添上誣陷的。吳之榮云。板上張張有清美堂三字。今朱佑明南潯屋內。現挂清美堂在上。何得狡辨。因立差杭嚴驛傳二道。帶領官兵衙役同協鎮高鼎及烏程知縣鄭宗圭總捕顧五經等。同到南潯朱佑明家。起稿到杭。遂定獄矣。蓋此時湖守道張武烈。湖州府譚希閔。刑廳李煥。俱鎖押在營。故僅差杭嚴等官耳。○朱佑明原住石橋浦。祖上世為木匠。其父亦作木匠。至其兄始為商於楚中。及景德鎮買碗。遂積貲至八千餘金。明崇禎間。其兄死。將貲交與佑明。蓋兄弟同居共爨者也。到明末。佑明家有十餘萬矣。將國變。其門下估客背欲避亂。恐貨不交出。異日萬一失所。悉將碗貨及藥材各項桐油染料等項。俱交與佑明。後各處亂離。商貨不通。頓高十餘倍。由元而其家貲竟有百萬矣。張雪封以兄之子。妻其次子。彥紹甚趨奉雪封。雪封之弟南紀。素豪橫。以趨奉者降於雪封一等。南紀遂大恨。時杭之督織造者。為太監盧九德。當時取各府富戶為局內堂長。掌買絲供役。朱佑明以富充局內堂長。而石橋浦臨太湖。盜賊出沒其間。佑明以上供絲斤。恐有疎虞。因招募武勇。置買備盜軍器鎗刀炮銃之類。無不備具。張南紀遂搆分守道史儒綱。一漂陽人。在洪督師標下效勞。刊是缺。謂其私蓄軍器。

儒綱即點兵役明早出城而標下聽用潘戒如者連夜先洩其機於佑明即將所有軍器悉投之太湖中儒綱至徧搜無獲而兵役見絲斤貨物之類烏能無染佑明立報九德具疏參擊儒綱以朝廷職員搶奪御用袍絲下獄擬斬後遇赦減等改絞囚五六年恩赦免死由是而佑明勢燄彌天草菅民命至罪惡貫盈天乃假手於吳之榮耳丙申年與嫡姪朱繹先號克燕者分家僅以五萬金與之繹先訟於張知府謂家貲三百萬以上俱克燕口述者○朱佑明以石橋浦臨太湖防盜戒心遂買南潯董氏大宅費數萬金改造每門必內外開合兩重釘以石外加鐵皮包裹真大盜而無畏者諸大家莫不與之婚姻在城若張若姚若潘杭州則王曹溪則金時金太傅家居在籍朱佑明南潯屋既落成因邀金至潯看新屋張戲留飲數日金宴畢歸諸子跂宋漢克迎問朱之新屋何如金云在一火貨船中住數日耳諸子問故金云在浪船即有一扁矣朱聞貨船之說則大惡適其甥韋甲曾買朱相國家堂扁一張題名清美乃董思白的筆款書朱老年親臺乃天然湊巧者韋甥即以送佑明挂堂中今各官押吳之榮同至朱屋取其扁去對簿朱無可置辯遂問朱凌遲三子及姪繹先俱斬妻女俱配旂家產籍沒○

吳之榮又質將軍柯奎聽梁化鳳情乃徐秩三領莊允城拜梁門下受賄發書與柯奎奎聽情竟不理逆書事因提梁至杭質對柯奎為吳之榮折倒不能隱諱化鳳係大功臣且重費因得對筆跡謂非梁手書係徐秩三假捏者乃將徐秩三解京處斬柯奎以滿人不識漢字免死革其將軍歸旂以上乃徐秩三之父徐戩生所述徐名寶扶松江人湖諸生其父號培元在湖城行醫有名○李霜回名令哲天啟甲子舉人榜名木實後改名本實字木生最後改今名中庚辰進士頗有文名知江陰縣壬午分房取張星瑞戚藩史燧等皆知名士也宏光時升禮部主事順治甲午乙未後已病薨不能出門而莊君維之書成須一序文時廷鑑已死其次子廷鉞字左黃與費夔一名爾莊者結徵書社有名因欲費韞生撰序而君維以韞生無文名遂用李霜回而李次子宏士號初燾亦係左黃同社以四幣十二金送李而宏士又減半呈父遂央甲子同年陶子固名鑄者代作左黃又欲列夔一於參訂姓氏內適夔一至潯中延款而夔一多言好喧席終夜號呶君維以其狂易輕薄遂不列名霜回當壬寅秋聞吳之榮有舉首事謀以千金令陳紫菘至都求吳救解約已定至次日而出之否也事敗其室中所藏竟為姚子莊承

佃而得。人皆云。李之先世為訟師。故有此慘報也。霜回二弟。次名雲木。歸安學生。三素有疾。赤貧。李之家人視之同豚犬。後竟同誅夷。陳紫菘云。其家中不孝不弟。慘薄之甚。原屬不詳。雲木有官銀飛出。求救於霜回。乃以舊圓領數事令當。迨籍沒。則家貲亦數萬金。其烏盆巷書屋名是山者。所藏悉為姚子莊所有。且平素有公事會議。默無一語。公書公啟。概不與名。其謹慎畏憚。無過之者。而竟擗大禍如此。此皆潘孔遷所言。莊左黃乃孔遷之壻。○陳紫菘為李氏嫡親表弟。待之

素厚。後籍沒時。皆其經理。李長孫書垂。年二十餘。應斬。紫菘與費恭菴商議。費賞改名王綸。又買出一慝。不畏死之金佩源。假姓王。認之為姪。因得免殺。而李之嫡長媳姚氏。係吏科姚敬輿女。姚恐禍及之。遂令伊女認為繼子。即書垂所生親母也。部撫審經十餘次。佩源亦數受刑訊。抵死不改口。謂我王家兩代。惟此一子。因與李有表親。暫時過繼一番。適到李家拜年。故并捉之在內的。姚氏亦供自幼過繼者。因得免死充軍。書垂為塔下徐君房壻。相聞討差回南。已入贅生一子。今聞書垂已死於關外。又宏士一子。方五六歲。為道場山王大才妻所乳。向定吳青雲女。當捉時。幸逃出。流離瑣尾。今聞已畢姻。○陳永命既受莊氏之賄。追板劈毀置

庫還李廷樞之原書。李遂轉構前縣吳之榮。之榮在湖先已詐人三年。此書入手。而大禍遂起矣。之榮首莊允城朱佑明查伊璜等。共造此書。至公庭質對。亦齟定。查伊璜等主筆。查以遞檢明呈於學道胡尚衡。吳復質其不首於督撫而獨首於學道。明係借此得贓名實兩遂之計。況此書實係查等主筆做成的。以故學道胡尚衡以其不即申督撫。弔書查究。著鎖禁看守在營。守道張武烈以趙君宋申詳。不即查究轉報督撫。反准莊允城告吳之榮詞。俱著鎖禁看守。在營兩道俱重費。乃得辨明。免死復任。而知府譚希閔以逆書板在庫不行舉首。譚云係前府陳永命事。弔庫吏周國泰詰問。則云已有陳知府交盤冊存莊允城家。明書板一副。遂以知情不發絞死。湖推官李煥以批趙君宋詳文。有呈送通政司札部察院三衙門字樣。謂之故縱。亦絞。蓋三衙門官重費。故殺李以滅其口也。署烏程縣學歸安訓導王兆禎訓學。不半月而事起。發莊廷鉞到學取收管時。莊允城已拏解京。壬寅十月也。學中無監舖。令該路門斗鄧攸之看守。莊族人及戈明甫等共六人。寫一保狀保去。而莊廷鉞以父允城隨滿官吳多等拏去。放心不下。即連夜進都。適歲暮。莊允城瘐死。已剖尸。廷鉞收其骨肉。至次年癸卯二月。復到浙投到。而浙省

督撫及滿官。已擊縱放教官王兆禎。看守鎖禁在營後。兆禎絞死。原保莊姓生員。俱書中參訂有名。五人皆凌遲。其保人戈明甫。亦斬。當時查伊璜看守鎖禁在營。無計可施。只得飛差人到廣中。總兵吳六奇處求救。得免於難。○吳六可者。不知何許人。二十餘年前。查伊璜在家。值冬盡大雪。查結社做會。送客出門。見門外一少年丐者。僵卧雪中。查訝問之。彼云貧甚。衣食不給。查命之進舍。問其所能。則云但能飲酒不醉耳。查酒量頗高。遂留之。與以敝衣履。快飲三日。至天霽。贈以數金而去。亦不問其姓名住址。至順治末。已越二十年。查有相好在廣中作縣。因游於廣。在城中過道。一大官過。查立道旁。大官在轎中見查。即命從人來問云。此非浙江海甯查爺乎。查荅云是也。遂以騎拉查進署。因跪拜。查皇恐不知何故。彼云故人。寧忘之乎。查云實健忘。不識荊州矣。彼云。在宅上快飲三日。何遽忘之。查豪飲者。無日不挾客以醉。因只想衣冠交游者。茫然無以應。彼云。我吳六奇也。在平南王下。為兩廣提督。當二十年前。雪中僵卧。曾留飲。復相贈。久圖報。今幸相遇。殆天緣也。查方想及昔日之丐者矣。被留署中。盤桓。謂查云。汝相好所贈有限。我藩下浙省有當舖估客。即寫會票。贈以千金。而裘馬衣裝盤費。又及千金。查夢想不及。

獲此大利。然見其威勢赫奕，亦不敢細問其二十年來行事也。自查為逆書事，危急令人飛騎到廣。當時平南勢正盛，吳即為營解。故滿官督撫上本俱依吳之榮。嘗聞之梨洲黃氏得其大略。後見其書于揚州馬氏，果誕謬不足信也。其講兵師閩人柯仲炯，所謂農丈人者也。仲炯亦自負易學。主象數，予未見其所著。故姚令王君正中說易本之，而正希與劉侍郎之綸並師之。黃太况曰：仲炯從董公應舉屯田，一妄男子耳。嘻！正希之學，一出於雲莊，一出於仲炯，皆自以為專門而世莫之信，以所見于用者驗之，即其薦申甫而已知矣。因并附志之雲莊語錄之後。



龍川先生姓李氏。名□□。字晴峰。又號平山。揚州儀徵人。道咸之間。石埭周太谷先生星垣講學於揚州。晴峰與同邑張石琴。福建韓子俞。安徽陳子華。並為高弟。儀徵去揚七十里。太谷病急。召晴峰曰。必斯人至。我方可以死。晴峰至。侍湯藥百日而歿。由是太谷之道。一傳於晴峰。時晴峰年二十餘耳。嗣後游四方。以傳道自任。石琴亦講學於山東。聚徒極眾。祭孔子用古衣冠。蜚語大作。巡撫閻公敬銘。檄石琴至。曰。不則以燬洗其居。石琴乃與其徒閻戶自焚。死者千餘人。絃誦之聲不絕。此同治五年事也。太谷之學。尊良知。尚實行。於陸王為近。又旁通老佛諸說。不事著作。遺言為弟子所記者。號太谷經。晴峰著書亦不多。其學再傳於泰州黃隰。朋徐年。黃為泗水縣十年。被薦入都。遂棄官而歸。今尚在蘇州授徒。記述稍多。然皆一本晴峰。近年所為染絲歧路。說游學說等篇。尤於新理多所會通。余從旌德汪竹溪。主政時琛。紫頭見之。竹溪亦私淑晴峰者也。晴峰弟子隰朋而外。有□□王啟俊。歙縣吳慕渠。及今毛實君。觀察慶蕃。儀徵趙明湖。茂才大抵閻修力行。深藏若虛。蓋自山東之禍。後韓陳二人不知所終。晴峰之徒。亦皆以寡默慎言為宗旨。獨汪君與余同官秋曹。過從最密。猶津津樂道之。余故竊聞緒論。並得讀周李黃三先生授受學說。一日汪君以龍

川詩鈔見示。余假歸手錄之。遂記其崖略如此。以俟世之談學案者有所考焉。嗚呼。我國講學之風。絕響久矣。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君子以文會友。蓋三代黨庠術序。士皆羣處。故教化之盛。比戶絃歌。西國自政治以至藝術。莫不有會。所以生比較而資競爭。故新理日出。進化益速。而我乃務渙散之。摧抑之。使聰明日益窒。志氣日益頹。我國學術之不進。非以此夫。昔秦政坑儒。而咸陽燼。東林構禍。而明社屋。山東之役。橫死千餘人。豈不哀哉。今者新學興。士議稍稍復振。陽明之學。亦漸發明。而孰知夫數十年前。已大倡於江淮齊魯間。不幸而罹剗削。使至於今。則先生樂群之治。文明普及之教。吾知斐然觀厥成矣。自茲而往。其始為剗極而復之會乎。然吾又烏知其變遷之所止乎。汪君其以余言為何如。他日歸。且將使汪君紹介於黃先生。以質余疑。懣因子跋。

按山東軍興言太谷正法而此則云病死未知孰是

龍川先生詩鈔

受業門人 王啟後
黃葆年 敬校

東夷操

烝烝乂不格姦。耕稼陶漁性所天。有天下不與焉。棄天下亦訢然。吾師乎。吾師乎。天下歸己猶草芥。瞽不允若胡為乎。吁嗟乎。瞽不允若胡為乎。負罪引慝空號呼。安用成邑復成都。君不見鳳儀獸舞夔曰於。

西夷操

母也思齊。婦嗣其音。父也其勤。子成厥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吁嗟乎。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德之純。何虞芮之能成。而不能格乎帝辛。將義經之未演。乃待罪於玉門。抑舊邦之將新。終鳴鳥之克聞。吁嗟乎。文王之德之純。乃文王之所以為文。乙巳之春。予將北上。石琴張君送之。臨河而歎。沛然而歌。思深哉。非張君莫能為也。予聞之喟然。三歎。憮然繼其聲。其辭曰。

予心之耿耿兮。哀予生之多艱。豈斯民之作惡兮。嗟涼德其使然。予友之惓惓兮。黽予志之不衰。苟吾道之果非兮。奚作好之能諧。

皇天兮生我。父母兮撫我。育我夫子之仁。聖兮循循以誘我。
時斯日斯。月斯歲斯。老冉冉其將及兮。寔食粟以終斯。

尼山徂矣。泰山其崩。誰與襄之。我友子中。

疊疊子中。令儀令則。條理金聲。揚休玉色。

疊疊子中。犯而不校。來助于周。淵淵浩浩。

猗嗟子中。斯文其興。何彼蒼天。奪我哲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將翔將翔。我思孔遑。

燕燕于飛。芍藥其華。嗟子行役。未有室家。

陟彼東山。顧瞻周道。哲人云亡。心焉孔悼。

之子援琴。貽我好音。如彼春風。實獲我心。

河水洋洋。憂思罔極。之子永懷。其儀不忒。

石琴先生詩附錄

子友平山。將有遠行。予送之。至於河沛。然而作歌。其辭曰。

天道之昭昭兮。我實鑒之。荒其弗率。天將厭之。

天德之純純兮。我實固之。逸其無度。天將棄之。

道之行與天與人與。道之廢與。人與天與。我躬之咎。將敬慎與。
歲在辛卯。日維仲冬。與子偕往。往役崆峒。傷哉逝矣。於悒師終。
其在於今。厥惟一紀。朝斯夕斯。罔或失墜。不德逾滋。天猶未棄。
我友其仁。其仁肫肫。正己也恭。修德也文。希顏希孔。希孟思曾。
尼山徂矣。淪替于茲。濂洛降矣。罔或知之。吁嗟疾矣。將安振之。
維我崆峒。纘羲之緒。禮訂其和。樂昭其序。夫子誨予。開物成務。
我友于征。遵義而行。我心傷悲。念失其群。執子之手。語焉無倫。
送子及河。怒馬如醉。我心傷悲。征車是懟。班馬有聲。其行也遂。

梅花頌

花開五出。香流千春。允矣君子。高哉令聞。匪音滿谷。匪酒盈楹。惟彼臭蘭。相喻以神。
在山斯高。臨水斯深。惟彼琴心。相感以誠。三星在戶。孤月盈門。人憐其骨。我愛其魂。

鶴操

鳴鶴在陰。聲不聞於天。而聞於野。於戲鶴兮。將辭堯與湯。而飲乎箕山之水。

再游廬山感賦

白日忽西匿。月明滄海東。江流渺無際。山翠青重重。此意良不遠。嗟哉難與從。塗山執玉帛。河洲發鼓鐘。禮樂代更變。刪訂貴時中。大道祖尼山。洙泗何雍容。濂洛起衰運。新傳終晦翁。昭代聖人作。文運方昌隆。洪福兩君子。高蹈希老彭。予也生遲暮。束脩事崆峒。受書未三月。泰山忽摧崩。允矣哲人萎。絕塵無留蹤。遺經十三篇。百世猶可風。大任自天降。曷敢不鞠躬。兩度游匡山。寒暑驚飛蓬。斯文恐將墜。憂心常冲冲。勉我同心友。憤志開屯蒙。

感遇

巖高俯雲際。絕壑無人家。何者為春風。中有幽蘭花。馨香隨風發。散馥山之隈。不恨同心遠。但傷同臭非。伊人撫搖落。中夜鳴哀琴。有鳥獨高飛。有客將南行。停琴坐巖石。北斗為今夕。涼月澄清輝。空山渺行跡。

自嘲

腹中食未化。畏睡思延俄。其奈睡魔驅。不睡將如何。諾聲親秉燭。慚愧身摩挲。却步行趨趨。志激意蹉跎。出門仰天末。夜氣盈天河。孤負昌黎言。明月今宵多。行年過三

十歲月不為少。人情猶未知。母乃愚不肖。依人每傳食。覲腆不能誦。有時或知羞。負慚猶強笑。頗思諧世事。性拙不能了。欲遂任顛狂。又恐驚父老。父老憫我癡。慰問性天道。結舌苦未安。西江忽傾倒。乞食贈人言。聊以當冥報。

詠史

漢代多隱者。吾愛嚴與尚。平平兩君子。無得亦無喪。

游廬山三疊泉觀瀑作即示觀音閣達忠上人

玉龍攪破青山腹。直下長江幾千曲。江頭煙靄萬年青。山裏松楸四時綠。九疊屏風三疊泉。白雲飄渺望中仙。有時五老峯頭坐。不見塵沙只見天。石上夜涼橫坦腹。石泉朝冷寒侵足。赤城霞起大江西。映入元都萬竿竹。日月當空信有神。千秋名世一朝生。山僧莫問來何處。總是崆峒絕頂人。

原泉行

蒙泉直上千峰頂。下瀉晴川五千里。疑是銀河織女絲。迢迢直挂秋雲底。山中之人飲不得。惟有玉龍自呼吸。銀海雙花眩欲飛。玉樓一枕寒生粟。我徂東山幸有緣。攀蘿附葛登其顛。胸中留得網緼意。洗耳從今不羨仙。手持長瓢自斟酌。靈臺沐浴多

清白飲罷還欹石上眠。山月沈沈海天濶。

游廬山將歸

雲起於山之巔。水落於山之曲。聽水看山日不足。而今彈指賦歸與。識得廬山真面目。尼父登山東望魯。吳門匹練同誰語。濂溪有意說分明。孔顏樂處憑人取。早歲乘槎渡若耶。至今游子未還家。天風散入瑤池會。吹落青蓮一瓣花。

再過小姑山與二友共酌感而賦此

歸帆頓逐西風起。夾水寒山幾千里。眼底全消廬嶽雲。衣襟猶帶潯陽水。獨上船頭。迴首立。四顧寒波增太息。同舟仙侶話移時。笑指孤山向誰說。江流東下水滔滔。此去人間住幾遭。且攜彭澤千鍾酒。飲到揚州廿四橋。

戊戌之秋與友人游焦山得詩二章

長江水。長江水。千古興亡都若此。扁舟來往幾千年。借問長江誰似我。我來焦公巖下坐。秋陰黯黯連朝暮。別有秋心天外飛。化為孤鶴橫江過。江雲漠漠水悠悠。雨風風總。是秋。江妃知我心中事。一夜秋聲到枕頭。

多情祇有長江水。似我秋心千萬里。知音相覓能幾時。不惜千金為君死。美人家在

青溪岸。青溪水冷生惆悵。秋色平分楊柳枝。秋心半在梧桐上。梧桐日暮起秋風。楊枝無力驚飛蓬。滿江秋雨歸何處。四面青山夕照紅。

書陶淵明傳後

五柳先生醉不起。辭官直入桃源裡。斗米何曾肯折腰。感恩一飯不忘死。蓮社清風品格高。遠公置酒來相招。更有黃冠陸修靜。溪前大笑聲嗷嘈。絕口不談朝市事。筍輿到處成詩思。壁上無絃琴一張。興來信手彈吾志。醒則飲。醉則休。水蕩蕩。雲悠悠。楓葉蘆花江上頭。獨憐彭澤人歸去。叢菊荒蕪兩鬢秋。

西施吟

秋江水冷芙蓉花。秋山紅葉如朝霞。苕蘿村邊西氏女。含睇捧心嬌不語。鬢影拖殘江水煙。眉峰收盡山頭雨。自憐麗質無人見。終日浣紗溪水面。回頭一顧雁驚飛。條條清淚如珠線。八月九月蘆花秋。千枝萬枝桐葉愁。朝來越殿鴛鴦隊。暮見吳宮麋鹿游。可憐明月照姑蘇。曾照西施入畫圖。錦帆香徑成春夢。不及扁舟泛五湖。

題王沁園畫筵

春花秋月閒人守。草長平湖一杯酒。洛陽橋上萬年花。彭澤門前五株柳。柳陰陰下

坐鳴蟬。正是新秋八月天。吾家有女顏如玉。望斷秣陵秋水烟。沁園公子詩中畫。不畫春朝畫秋夜。楊枝無力早驚風。使我秋心滿江夏。

良友歸來喜而賦此

洞庭涼月滿湘雨。珠彩騰輝歸合浦。忽然四面春風來。梅花吐氣蘭花開。窈窕佳人年十五。繞着春心便不語。雲鬢雙飛弱水烟。星眸半剪蓬山雨。蓬山一別幾多年。回首滄桑思渺然。敢將一滴龍門水。化作濂溪萬頃蓮。

贈素心

藐姑山下銀蟾起。藐姑倒影秋江底。藐姑身在藐姑山。藐姑吸盡西江水。西江九派水東流。姑射仙人最上頭。衡陽萬古聽秋雁。彭蠡三更望斗牛。十洲三島閒遊戲。水佩風裳自來去。天花吹墜五銖衣。誰想藐姑在塵世。於今春意滿寒蕪。花落江南聽鷓鴣。閉門不管春消息。門外楊花何處無。

江上遇雨舟中感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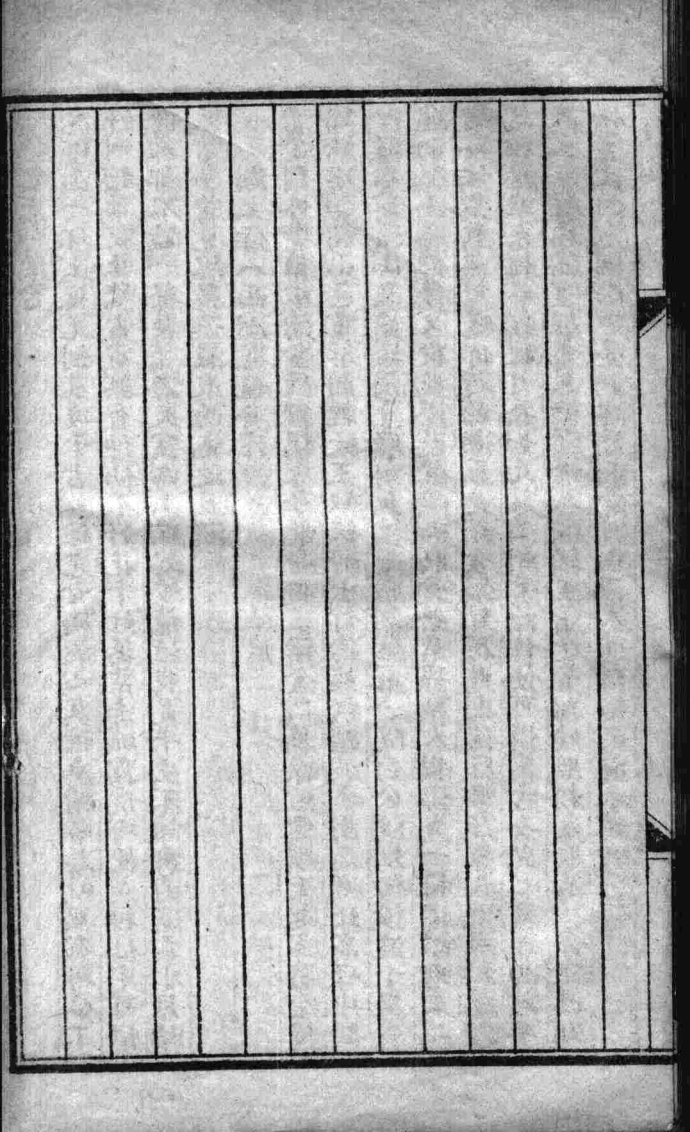
西風亂灑菰蒲雨。散入平江千萬縷。江頭楊柳雨中烟。一寸柔絲一聲苦。畫堂今夜雨瀟瀟。夢見鴛鴦透晚潮。扁舟一夜隨潮去。知在江南第幾橋。

登虎邱懷古

虎邱山。一坏土。花光劍氣凌千古。英雄兒女兩般心。真性真情各吞吐。無有神仙不好劍。鉛華夜吐驚雷電。無有神仙不好花。千紅萬紫赤城霞。虎邱便是神仙宅。可惜世人都不識。一聲長嘯海天空。四山風起蛟龍泣。我是平生不讀書。逍遙雲水月輪孤。當年曾見鷗夷子。載取西施泛五湖。

湖上行（西湖觀龍舟作）

湧金門外繁華水。湧金門裡倡家子。龍舟飛出湧金門。萬朵紅雲燭天起。翠蓋金幢錦綉堆。四圍山色畫屏開。輕欸玉釵扶醉出。竹伶羅襪踏波來。南高峰。北高峰。中間一段水溶溶。山鳥偷窺眉黛綠。游魚驚避臉潮紅。蘇公隄。白公隄。烟柳橫波十里齊。纔向孤山尋鶴夢。又從花港聽鶯啼。新妝愛著碧羅裙。人與湖光一樣清。蛟蝶有緣隨妾住。鴛鴦無計送郎行。西湖原是銷金鍋。銷得愁閒海樣多。誰家相遇成相識。何處相思喚奈何。春花秋月長如此。暮雨朝雲誰作使。可憐萬古女兒心。盡在西湖半篙水。一聲柔櫓畫船飛。暮雨瀟瀟人欲歸。玉簫金管留殘照。粉氣脂香橫翠微。西湖原舊比西施。烟雨樓臺動客思。西冷月白無人問。却似西施未嫁時。



老父雲遊始末

康熙元年壬寅春二月。父友王于一者。一名猷定。自閩至浙。客昭慶寺。忽疾作。父急為調治。晝夜不息。王竟不起。父為斂貲棺殮。并出床頭十金。令其僕扶柩歸里。偕諸同人。送至江滸。有為父言。湖州莊姓者。所著穢史。抵觸本朝。兼有查陸范評定姓名。大為不便。父曰。風馬牛不相及也。何得有此。歸家自思。范君文曰。遠隔海昌。不及相問。查君伊璜。住居不遠。一所居俗名黃泥團。一何不一詢。因往查查。適他出。父入書室。見案頭果有此書。查歸。父謂之曰。此何物尚置是耶。君不早圖禍將作矣。因即具牒文宗。行文湖州教諭趙君宋查驗。趙親至莊。始知作書者名龍。係瞽目。已故無子。父某弟廷月。一一作廷鉞。見東華錄。一即碎其板。計六十四叉口。貯于府庫。板雖碎。而書已行矣。有吳之榮者。取貨於莊。不獲。又查有女優。吳欲觀之。亦不得。恨甚。遂抱書擊登聞鼓以進。六月盡。人言藉藉。母與伯兄甚憂之。兄即嘔血數升。遣僕從長安迎吾父歸。父曰。板碎矣。悠悠之口何患焉。遂俶裝往台州。時七月十九日也。十月十四日。邱嫂沈孺人卒。父歸謂母曰。吾夢神人告余曰。爾詩文之禍起矣。將來不知何似。未幾。風聲漸緊。父母于密室中歛噓偶語。余尚幼。數叩所以。大人曰。爾何知。

以爾兄病甚故耳。十一月十五日。吾父清晨同叔父梯霞公出門途。遇二吏云。紀公相延視疾。父素善醫。故假言也。父與叔逆知其意。因曰。今日望日。須一奠吾母而往。於是叩辭。大母靈哭聲甚哀。叔即入內。連呼仲兄。速往隨。父母與兩兄悲號趨出。余亦大慟踵後。父怡然隨吏而去。見司李紀公。紀諱元。未第時。即與吾父有交。至此惟有揮涕而已。寄錢塘獄。錢令姓慕。名天顏。亦與吾父有交。日逐供應。悉皆募辦。十二月督撫差解官龔姓者。將父與查范起解進都。十一日。三人庭謁太守丁公。丁諱浴初。字咸池。係查好友。丁素重父才名。出席而迎。命寬刑具。役跪曰。鎖已灌鉛。丁怒叱曰。彼無辜。何得如是。立命換鎖。因謂父曰。君等俱屬首人。到京自白。為今之計。速行為妙。父曰。資斧缺如。寒衣未備。以此遷延。丁即遺十金裘一襲。父又曰。此行生死未卜。乞歸一辭母靈。丁憐而許之。于是至家。舉家號哭震天。伯姊雙手舉父銀鐺。一痛幾絕。十五日長行。僕張煜從。三叔父于別舟送父入都。僕褚禮從。吾母將衣飾盡典得銀二百。親友餽送亦數十金。以四十金與叔父安家。餘作進京之費。余與伯姊送至關外。父背余揮淚謂母曰。此女素所鍾愛。且遠字龍山。可善視之。又謂姊曰。吾素知汝賢孝。母與弟妹全賴于汝。勿以我為念也。余及伯姊吞聲而歸。母及庶母徐兩兄

送至嘉禾。吾翁鯤濤祝公乘小艇候于道左。贈金洒淚珍重而別。父謂母曰。相送千里。終須一別行矣。母亂我心曲為也。我雖遭此橫禍。明歲值年。凡事悉照舊規。不可苟簡。爾係賢明婦人。何須瑣瑣命底。母曰。汝當持身以正。上下和平。戒兩兄曰。汝等惟以孝母為事。謹守禮義。終身不必讀書。似我今日。遂爾分手。一日泊金山下。聞鐘磬聲。誓曰。苟得生還。所不祝髮空門。有大江。癸卯正月十六。得父初六至。維揚信。十八夜。母夢曾祖妣沈太孺人舉箸嗚咽。十九日。沈忌辰。時新年所懸神像。尚未收。余兄妹隨母至廳事。見諸像皆作愁苦狀。母心悸。命仲兄至陳菴祈籤。諸孀母陸續俱至。忽吏持柬云。紀爺至矣。母思吾夫之出。紀所知也。至何為者。少頃見百餘人隨一官至。伯兄出見。母于屏中窺之。非紀也。正疑慮間。二孀母對母曰。京中事發。差官籍沒矣。語猶未竟。數十人排闥而進。曰。女眷請出外廳。總捕毛爺一點。無大害也。母將余託于二孀母。冒稱拒兄之女名文姑。雜于諸姪女中。文者拒兄之小字也。倉卒中。即以此名應之。故冊上有姪孫女文姑。年方七歲之語。近鄰許周。父平素待之甚厚。此際手持糲一盂。于門上遍貼封條。且曰。某某係某人子。不可疏放。某某係某人僕。急宜追繫。官喜其勤。取吾家布二疋。米三石與之。令為嚮導。同捕役進京。逮三叔。

父與叔遇于紗帽胡同。為褚禮所見。叔避之。不獲。許竟無功。後事解。此人惶愧欲死。是日拒嫂攜贊皇姪歸寧。余姊婿沈穆如伊兄德隅。二孀母與庶母陳早出門。吳姊以目疾不至。故皆得免于難。吾父為大房。拒石兄即忠毅公諱培之子。為二房。蓋同門出入者也。梯霞叔為三房。紫躔叔為五房。左感叔為六房。是日五房上下計三十口。俱押至總捕班房。時禹川姪雖在。尚未書名。二孀向一朱姓吏再三懇求。其人許之。與同伴用草薦捲出。亦高義也。吳姊聞之一慟而仆。于是伯姊翁錦文。吳司李。仲姊翁向華。沈文學。二父執手持火把。至班房窗外。涕泣謂母曰。事已如此。惶遽無益。聞二郎尚未見收。意欲藏之王店。朱近脩家。以延一脉。大舅父字台孫公。亦慟哭而至。謂母曰。弟力微。不能脫姊。程嬰之事。當力任之。母曰。聞吏侵朱氏甚急。一朱為二兄所聘。岳家一弟當令其就獄。勿以一子累親友也。舅曰。我為之。姊勿與知可也。乃遍覓至二母舅宙台家。暮夜挾之同歸。捕至。密送梁姨母庵。兄慨然曰。舉家為戮。何以生為。遂自投繫所。持母兄而泣。吳姊肩輿至各家踪跡。聞已出。哭曰。趙氏止此一塊肉。而今已矣。二十一日。男子發按察使監獄。卒分給鐵鍊。所餘一輕一重。二兄以大兄病甚。大兄以二兄年幼。爭取重者。卒為之感動。遂得俱易輕者。女子發羈候所。

內分七所。頭所二所。查氏居之。三所四所。陸氏居之。五所六所。范氏居之。吾父房被逮者。吾母兩兄。庶母徐僕俞紀元夫婦。褚禮婦。漏網者。義女阿金。二房被逮者。二孀母。拒兄。余與兩姪女。趙福元。趙婦陳婦。義孫阿壽。義孫女阿滿。漏網者。拒嫂禹川姪。贊皇姪。僕被錦合璧。三房被逮者。三孀母。復弟。因代度兄。故名誠夫。僕陸書俞婦。漏網者。杜南兄。方義弟。履貞弟。僕陸松。陸元婦。魯婦。五房被逮者。五叔父。庶孀母。賈魏。休兄。魏扶弟。僕高成夫婦。阿團。漏網者。阿妹。六房被逮者。六孀母。孀母之母。胡夫人。理扶兄。僕馬星婦。可成婦。義女阿留。漏網者。柱彈弟。僕馬星。陸茂。又被逮者。二叔祖。夢明公。三叔祖。夢文公。三叔祖母。黃庶叔祖母。僕文鼎。又被逮者。子長伯。查陸。范三。姓。共一百七十六人。二十五日。俱至貢院點名。是日。人犯不齊。仍令歸所。二十六日。清晨。始點。途路之人。不論老少。男女。俱各垂淚。曰。陸氏世世忠孝。奈何遭此奇冤。進天開文運牌坊。見兩叔祖。子長伯。五叔父。諸兄。僕從皆至。廷設三席。中滿洲大臣。左總督趙公。右巡撫朱公。旁藩臬二司。一應閒人。概不許進。止書吏二人。三家唱名已畢。母呼曰。天乎。天乎。吾夫何罪。舉首在前。發覺在後。夫何使我三姓。至于此極也。眾皆泣下。趙公曰。爾夫有辨。且自安心。于是男婦仍各分散。二月二十日。上憲之意。將

各家男子亦歸羈候所七所。對照一間。獄官之堂。又屋三間。中供獄神。其二間內。三姓男子所居。查係伊璜長子回一。並二子三子姪漢回。范係文白弟。文元文清子。魏公隱公鄭公。吾家則二叔祖三叔祖族伯子長五叔父拒兄桂兄冠兄理兄也。婦女止居六所。餘七所三姓男僕共居之。初三姓惟給官糧。勿令親戚饋送。恐以毒進也。賴錦雯吳公願以身家力保。於是傳送不絕。求之古人中不可多得。而各家亦因此得通饋餉焉。余自父被逮後。即斷葷。與吾諸孀僕婦日誦經不輟。後得完聚。人咸曰。陸氏叫應如神。天也。一夜莊廷月妻潘氏至。年二十四。子方四歲。老嫗一人。分六所之半間居之。又一日。趙教諭妻至。弟趙旃彩。姪和官。年十四。孀母一人。子郁官。年十一。長女十七。次女十三。兩僕婦分四所之半間居之。有朱佑民者。湖州人。富倍于莊。所生三子。其第三媳。蘇州申相國家女也。莊索朱貨。朱不與。長子勸之再三。父命次子以二百金付之。中道而復。莊不遂意。仇口誣扳。故佑民見督撫之際。以手自批其頰曰。老奴慳吝。以至於此。謂長子曰。吾害汝。謂次子曰。汝自為之。勿我怨也。正月二十四日。吾父到京。與查范同入刑部牢。行李使費悉被僕張煜席捲而去。吾父覺。竟無計。幸舅祖信甫。襄公父子在都。三叔父往見哭訴。公曰。我已知之。可草冤單一紙。

待我相機而行。于是出白鏹五千。關通要路。褚禮又至。父執顯亭巖公署。時公為掖垣。置褚于密室。三餐親為傳送。因致書浙省各當道。力為暴白。不數日。命下。回浙候審。即日出京。三月初六抵杭。入營監守。合家被繫。無人饋食。姊姑吳母顧太君命人傳餐。朝夕不缺。為人姑者。未有慈厚如太君者也。褚禮以密事往返南北。止十五日。稍有就緒。復隨三叔父回杭。叔即往羈候。所報到時。三月十七日也。褚以膏貼半面。其半以帽遮之。暮夜見吳姊。訴京中之事。并以張煜逃歸。即至塔下村尋煜妻。云未歸。及見煜行李俱在。始不能匿。乃同往姊家。張傳餐。褚復進京探事。同拘陳永樣。每凌吾父一夜。父夢三官大帝曰。事將釋矣。明日當有小警。次日以小恙暫鬆刑具。陳將銀鐺盜去。適查獄官至。父遑遽。別得一鎖鑰上。以致無事。及去。遍詢諸人。無失鎖者。始知為大帝之靈也。後數日。陳以此鎖付獄卒。易糖食之。計營中所繫莊姓父子。朱姓父子。花里茅氏。前任文宗趙教諭陳永樣。吾父。及查范湖州。新任太守譚某。尚有評文姓氏多人。不能記憶。當事知三姓獄有緩意。且天氣漸熱。四月十三日。除吾父伊璜文白外。將三姓男女共移小井巷官房。係所籍王元之屋。屋近吳山。住房高下不一。最高者查居之。其下吾家與范居之。二十二夜。照磨劉君來云。公等不日

歸家矣。二十六日。果發還家。然所開者止三房五房六房之屋。父與二房合居。尚爾封固。因與二孀母同借三房之宅居之。門前猶有役看守。桂兄病劇。吳公錦雯保出。子長伯俞姊保出。胡夫人其弟方虎保出。并帶可成婦隨出。親友探候者。門庭如市。六叔父以事入粵。郡縣無不重其才名。緹騎至。令偽以伶茗宴叔。席半執之。叔神色不變。且曰。手足死一處。幸也。奮然就道。五月初九日歸。亦羈小井巷。是月二十五日。吳姊處輿人羅五匆匆至。云本下矣。伯兄亦與至。子與至。子長伯胡夫人可成婦俱至。三姓主僕。復上刑具。兩卒共挾一人。此際神魂俱散。母藏并刀於身。擬事急自刺。次日二十六日。守卒正在午飯之際。府吏奉丁公之命。急來道喜。諸卒亦歡然而散。是日父在營。諸人每名依次點出。朱佑民臨刑。妻命婢進參湯一盞飲之。出凌遲。三子斬。妻聞驚怖立殞。三媳給邊莊龍父服毒死。弟庭月凌遲。庭月妻潘氏給邊幼子亦斬。趙教諭本擬從輕。因藏穢史一部于米棧。故君宋亦斬。妻孥得釋。花里茅某亦斬。皆滅門。郡守譚公蒞任三月。以莊逃入太湖。論絞。後莊盡獲。赦到。譚已決矣。惜哉。陳永樣即前盜鎖之人。日詈吾父曰。爾死囚也。吾罪不過笞耳。亦竟斬首。凡刻書印書訂書送板者一應俱斬。一刻字匠臨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

妻必嫁。母其誰養。言畢。就刑。其首滾至自門。忽然豎起。蓋行刑之所去家不遠也。發莊龍塚。塚前有坊曰才高班馬。棺內富麗之甚。衣壽字絳衣。顏色如生。割以刀碎其首。腦出。濺創喉中。立死。是時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及未方。黠父等至明倫堂。三人此時魄已去身。督撫皆曰。爾等不惟無罪。而且有 欽賞。于是叩謝出。分路各歸。凡開張行路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見父得釋。歡聲載道。拜賀于前。父亦答拜。途中泥濘。時尚服祖母之喪。素衣為卑。歸家。骨肉重逢。渾如隔世。桂兄喉音已失。不能發聲。見父淚流滿面而已。入屋。惟有塵埃滿目。青草盈庭。賴吾姊所携僕馮忠。顧龍為之洒掃。漏網之人。相繼而至。二十九日。諸家犯婦發邊。舟皆封釘。六月二日。桂兄卒。八月二十六日。父呈張煜于官。責之。止追所竊者半。即以賜俞褚二僕。十月初。有 旨。將莊朱家產一半給首人吳之榮。一半給查陸范。父曰。合家獲免幸矣。反貪他人之財耶。盡歸查范。己已夏。之榮發惡疾。骨存於牀。肉化於地。頸斷而死。嗚呼。天之報施。誠不爽矣。是秋。姊翁吳公。以司李任粵。延父偕往。每歲館穀計二百金。九月三日起身。丙午四月。至南雄守孝山叔署。丁未春。辭叔。至徽州。是冬。祝髮齊雲。不肯背前誓也。十一月十五。褚僕歸道。所以舉家悲泣。十九日。冠兄就道。迎父于山頂。父見之。曰。冤業

至矣。兄哭拜于地，請父同歸。父不允。兄又稟曰：大人縱不憐妻子，獨不念先人墳墓乎？父乃曰：汝先歸。吾當于來年仲春回杭掃墓，兼與弟姪一決。戊申正月，仲兄預于江干覓一精舍，號曰草菴，候至二月十七。吾父果至，十九母嫂往見。二十，余與吳姊往見諸叔兄弟，亦相繼往見。次第訣已，誓不入城，挈童子五保，法名透月，居河渚庵中。五月三叔父病危，迎父入城。父不忍辭，至叔家醫藥並施。叔小愈，謂父曰：弟命賴兄以生，健飯始任兄行。父曰：唯唯。余母子相隔一垣，父不顧也。九月，叔已平復，父召兄曰：吾以叔疾違約入城，吾之所交廣，若使有疾，誰非當治者？是吾以逃禪為名，而以醫僧終也。奚可哉？適丹霞金道隱師相招，且復往粵，避迹三年，然後結茅近地，爾若阻我，我心雉經。兄不敢拒，命褚禮隨行。時戊申九月二十六日也。己酉冬，褚禮從丹霞歸。庚戌，五保有稟札至，父抹其託足之地。是年冬，兄曰：今已三年，父將至矣。壬子春，父已逾期，仍命褚禮從。余舅翁郭皋旭入廣，至丹霞迎父，方知一月之前，已去武擔。僕追至武擔，不能踪跡。蓋吾父立意棄家，不欲人知。每至即易姓名，無從察也。後值三藩之亂，往來不通。雖仲兄復歷險阻，遍為尋覓，終不能得。兄幸成進士，竟以神竭咯血而卒。吾父生于前明萬曆甲寅九月初五日寅時，歷今康熙丁亥年九十

四。自五十五歲棄家。不覩親顏。三十九年矣。人生之慘。有如是乎。余愧不文。略書所憶。以備家乘。采擇云。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五月朔。錢塘陸莘行。纘任氏識。

莊氏之禍。梯霞從外祖拒石冠周兩舅氏書之詳矣。然其中筆所不及載者。吾姨母述之為更悉。憶癸卯正月。予方四齡。十八日。母安人欲挈予歸寧。予聞之甚喜。適母以目疾為大母所阻。予甚怏怏。次日未刻。忽見母號哭撲地。予亦懼而啼。又見舉家有雪涕者。有耳語。有太息奔走者。一日梯霞公來。親友俱集。座為之滿。母恐物色者聞于當事。倉卒株連。急與予至梁庵祖姨所。予乍離母懷。泣不肯寐。天明從外祖到案。予亦歸家。外祖事釋。將欲展墓。時方盛暑。予瞰無人。竊祭品中瓜瓢盡食之。母覺欲杖予。賴外王母勸得免。外大父祝髮暫歸。居郭外之草菴。以棗一掬賜予。予堅拒不受。母曰。長者之賜。其敢辭乎。予曰。母向言空門之物不可食也。故却之。其癡愚頑鈍。真堪捧腹。按首牒之舉。外大父恐貽禍。尚爾狐疑。母力勸曰。需事之下也。乃與查范急行之。非母之見機明決。皆為戮矣。吾里祖廟巷。共建關帝祠。吳之榮亦捐金。後吳發難。所誅不下千人之榮。以慘報死祠。凡三燬。至不留一故植。然未嘗及傍舍。神人去惡之盡。誠若此也。外大父棄家歷今。凡三十九

年棄家十一年而母安人卒每念慈惟潛焉出涕雖冠周拒石兩舅父乞食尋親
足跡遍天下而終不可得在外大父遠引高蹈誠不可及第為子若孫者其果何
以為情耶抑為之女若外孫者又果何以為情耶悲夫時丁亥六月朔日甥吳磊
萃山謹跋

右錄陸氏莘行遺書一卷為麗京先生女後適袁花祝氏不知此外尚有著述否
吳騫跋